



小

说

郭沫若 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小 说

郭沫若 著

目 录

残春	1
Löbenicht 的塔	20
叶罗提之墓	34
喀尔美萝姑娘	41
秦始皇将死	82
齐勇士比武	92
月光下	96
波	108

残 春

—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象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楼下有人扣门，不多一刻，晓芙走上楼来，说是有位从大阪来的朋友来访问我。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怕是他来访问我来了。不然，便会是日本人。

我随同晓芙下楼，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他才不是贺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肤，平滑无表情的相貌，好象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早使我知

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并且他的颜面细长，他的隆准占据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还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蟠蛱，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好象一只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门前，他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看，恰巧才是“白羊”两字，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见后，他立在门次便向我说道：

——“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我的同学黎君，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他常常谈及你。”

几年来不曾听见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他又接着说道：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和一位同学贺君，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同路回国。”

——“贺君也毕了业吗？”

——“他还没有毕业，他因为死了父亲，要回去奔丧。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他更好象疯了的一般，见到人就磕头，就痛哭流涕，我们真是把他没法。此次我和他同船回国，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时常走去看顾他。我们到了门司，我因为要卖些东西，上岸去了，留他一个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时候，我才晓得他跳了水。”

——“甚么？跳了水？”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

白羊君接着说道：“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捞钩把他钩出了水来。我回船的时候，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水手们向我说，他跳水的时候，脱了头上的帽子，高举在空中画圈，口中叫了三声万岁，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就好象逼真地亲眼见过的一样。

——“但是船医来检验时，说是他热度甚高，神经非常兴奋，不能再继续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没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入院已经三天，他总是高烧不退，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怕是肺炎、胃脏炎，群炎并发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门司又不熟，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我不久要写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说起来，说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我便请他同我上楼去坐。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同去，晓芙便往灶下去弄

饭去了。

好象下了一阵骤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忘在脑后去了。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极口赞美我的楼房。他又踱去踱来，看我房中的壁画，看我壁次的图书。

他问我：“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怎么不见呢？”

我答道：“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问他：“何以竟能找得到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我从博多驿下车的时候，听说这儿在开工业博览会，我是学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览会来，在第二会场门首无意之间才遇着你一位同学，我和他同过船，所以认得。是他告诉了我，我照着他画的路图找了来。你这房子不是南北向吗？你那门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并且我看见你楼上的桌椅，我就晓得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所了。①不是你同学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会到你学校去问呢。”

同他打了一阵闲话，我告了失陪，也往楼下去帮晓芙弄饭去了。

① 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作者注

二

六点半钟的火车已到，晓芙携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儿子，在车站上送行。车开时，大的一个儿子，要想跟我同去，便号哭起来，两只脚儿在月台上蹴着如象踏水车一般。我便跳下车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车去。车已经开远了，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我向着他们不知道挥了多少回数的手，等到火车转了一个大弯，他们的影子才看不见了。火车已飞到海岸上来，太阳已西下，一天都是鲜红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泪。我回头过来，看见白羊君脱帽在手，还在向车站方面挥举，我禁不住想起贺君跳海的光景来。

——可怜的是贺君了！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要跳海，跳海的时候，为甚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那好象在这现实之外有甚么眼不能见的“存在”在诱引他，他好象 Odysseus^① 听着 Siren^② 的歌声一样。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离，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回

① 俄底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

② 塞壬。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和一位缪斯的女儿们。

家，明朝醒来的时候，又看见我不在屋里，怕会疑我是被甚么怪物捉了去呢。

——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那他真是可怜！远远来到海外，最终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么要紧呢？死在国内，死在国外，死在爱人的怀中，死在荒天旷野里，同是闭着眼睛，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那又有甚么可怜不可怜呢？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壮的态度，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我觉得火葬法是最单纯，最简便，最干净的了。

——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他们回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车中，种种想念杂然而来。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痉挛着嘴唇微笑，他看见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话来。

他说：“贺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说过他自己是‘龙王’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了，我们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贺君有一天早晨在海边上捉了一个小鱼回来，养在一个大碗里面。他养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

里去放了。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地说，说 he 自己是龙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鱼，原来是条龙子。他把他这条龙子一放下了海去，四海的鱼鳞都来朝贺来了。我们听了好笑。”

——“恐怕他在说笑话罢？”

——“不，他诸如此类疯癫识倒的事情还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啬家，但是他却肯出不少钱去买许多幅画，装饰得一房间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两礼拜的课，我们以为他病了，走去看他时，他才在关着门画画。”

——“他这很象是位天才的行径呢！”我惊异地说了，又问道：“他画的画究竟怎么样？”

白羊君说道：“我也不晓得他的好歹，不过他总也有些特长，他无论走到甚么名胜地方去，他便要捡些石子和蚌壳回来，在书案上摆出那地方的形势来做装饰。”

白羊君愈是谈出贺君的逸事来，我愈觉得他好象是一位值得惊异的人。我们从前在中国同学的时候，他在下面的几班，我们不幸也把他当着弱小的低能儿看了。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为甚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当成狂人、低能儿、怪物呢？世间上为甚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

火车已经停过好几站了。电灯已经发了光。车中

人不甚多，上下车的人也很少，但是纸烟的烟雾，却是充满了四隅。乘车的人都好象蒙了一层油糊，有的人占着两人的座位，侧身一倒便横卧起来；有的点着头儿如象在滚西瓜一样。车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渐渐转入虚无里去了。

三

“Moji! Moji!”^①

门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声音分外雄势。

门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诸铁道的终点。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网脉叶，南北纵走诸铁道就譬比是叶脉，门司便是叶柄的结托处，便是诸叶脉的总汇处。坐车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车，要往日本本岛的，或往朝鲜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关或釜山出发。

木履的交响曲！这要算是日本停车场下车时特有的现象了。坚硬的木履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就好象有许多马蹄的声响。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每到一处停车场都要听得这种声响，我当时以为日本帝国真不愧是军国主义的楷模，各地停车场竟都有若干马队驻扎。

① “门司！门司！”。——作者注

我同白羊君下了车，被这一片音涛，把我们冲到改札口^①去。驿壁上的挂钟，长短两针恰好在第四象限上形成一个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驿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许多大街和侧巷，彼此都没有话说。最后走到一处人家门首，白羊君停了步，说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两层的木造街房，与其说是病院，宁可说是下宿^②。只有门外挂着的一道辉煌的长铜牌，上面有黑漆的“养生医院”四个字。

贺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楼下，是间六铺席子的房间^③，正中挂着一盏电灯，灯上罩着一张紫铜色包单，映射得室中光景异常惨淡。一种病室特有的奇臭，热气、石炭酸气、酒精气、汗气、油纸气……种种奇气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护妇一人跪在枕畔，好象在替他省脉。我们进去时，她点头行了一礼，请我们往邻接的侧室里去。

侧室是三铺席子的长条房间，正中也有一盏电灯，靠街窗下有张小小的矮桌，上面陈设有镜匣和其他杯瓶之类。房中有脂粉的浓香。我们屏息一会，看

① 日语车票谓之“札”，改札口即车站的检票口。

② 日本的普通客栈。——作者注

③ 日本住房以席面计算，普通有四席半、六席、八席等。——作者注

护妇走过来了。她是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庞。

——“这是 S 姑娘。”

——“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

白羊君替我们介绍了，随着便问贺君的病状。她跪在席上，把两手叠在膝头，低声地说：

——“今天好得多了。体温渐渐平复了。刚才检查过一次，只不过七度二分^①，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后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还有些兴奋。刚才才用了催眠药，睡下去了。”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她的眉头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

我说道：“那真托福极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传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对不住你先生，你先生特地远来，他才服了睡药。”

——“病人总得要保持安静才好。……”

白羊君插口说道：“S 姑娘！你不晓得，我这位朋友，他是未来的 doctor^②，他是医科大学生呢！”

——“哦，爱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

① 摄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简略语。——作者注

② 医生。——作者注

象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我说：“没有甚么好处，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

——“啊啦！”她好象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样的事情呢。”

四

辞出医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过了。上楼，通过一条长长的暗道，才走进了白羊的寝室。扭开电灯时，一间四铺半的小房现出。两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馆的女仆开了两床铺陈，房间太窄，几乎不能容下。

我们睡下了。白羊君便和我谈了些贺君的往事，随后他的话头渐渐转到 S 姑娘身上去了。他说他喜欢 S 姑娘，说她本色；说她是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说她是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国的；说她是由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的，回日本时才三岁，由她叔母养大，从十五岁起便学做看护妇，已经做了三年了；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他说了许多话，听到后来我渐渐模糊，渐渐不能辨别了。

门司市北有座尖锐的高峰，名叫笔立山，一轮明月，正高高现在山头，如象向着天空倒打一个惊叹的符号（！）一样。我和 S 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门司全市，鱼鳞般的屋瓦，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辉。赤间关海峡与昼间繁凑的景象迥然改观，几只无烟的船舶，如象梦中的鸥鹭一般，浮在水上。灯火明迷的彦岛与下关海市也隐隐可见。山东北露出一片明镜般的海面来，那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山头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树立的一道木牌，横写着“天下奇观在此”数字。有茶亭酒店供游人休息之所。

我和 S 姑娘登上山顶，在山后向着濑户内海的一座茶亭内坐下，对面坐下。卖茶的妈妈已经就了寝，山上一个人也没有。除去四山林木萧萧之声，甚么声息也没有。S 姑娘的面庞不知道是甚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从山下登上山顶时，彼此始终无言，便是坐在茶亭之中，也是相对默默。

最后她终于耐不过岑寂，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爱牟先生，你是学医的人，医治肺结核病，到底有甚么好的方法没有？”她说时声音微微有些震颤。

——“你未必便有那种病症，你还要宽心些才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来每肯出盗汗，我身

体渐渐消瘦，我时常无端地感觉倦怠，食欲又不进，并且每月的……”说到此处她忍着不说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说月经不调，但是我也不便追问。我听了她说的这些症候，都是肺结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质的体格，她是得了这种难治的病症断然无疑。但是我也不忍断言，使她失望，只得说道：

——“怕是神经衰弱罢，你还该求个高明的医生替你诊察。”

——“我的父母听说都是得的这种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①。我父母死时，我才满三岁，父母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些影子，记得我那时候住过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壮得许多。这种病症的体质，听说是有遗传性的。我自然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这人世的风波。”她说说着，便掩泣起来，我也有些伤感，无法安慰她的哀愁。沉默了半晌她又说道：

——“我们这些人，真是有些难解，譬如佛家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对于生的执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们嗑葡萄酒一样，明明知道醉后的苦楚，但是总不想停杯！

① 桑佛朗西司戈 (San Francisco)：通译圣弗兰西斯科，即“旧金山”，美国太平洋岸的城市。

……爱牟先生！你直说罢！你说，象我这样的废人，到底还有生存的价值没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过于感伤了。我不是对着你奉承，象你这样从幼小而来便能自食其力的，我们对于你，倒是惭愧无地呢！你就使有甚么病症，总该请位高明的医生诊察的好，不要空自担忧，反转有害身体呢。”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①呢！”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对双子星，圆睁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两手，正要去诊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爱牟！爱牟！你还在这儿逗留！你的夫人把你两个孩儿杀了！”

我听了魂不附体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湾上的住家。我才跑到门首，一地都是幽静的月光，我看见

① 日本称庸医为“竹藪”。——作者注

门下倒睡着我的大儿，身上没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鲜血。我浑身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又回头看见门前井边，倒睡着我第二的一个小儿，身上也是没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还微微有些蠕动，我又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抱着两个死儿，在月光之下，四处窜走。

——“啊啊！啊啊！我纵使有罪，你杀我就是了！为甚么要杀我这两个无辜的儿子？啊啊！啊啊！这种惨剧是人所能经受的吗？我为甚么不疯了去！死了去哟！”

我一面跑，一面乱叫，最后我看见我的女人散着头发，披着白色寝衣，跨在楼头的扶栏上，向我骂道：

——“你这等于零的人！你这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你把我们母子丢了，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杀了，你还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样子吗？你想死，你就死罢！上天叫我来诛除你这无赖之徒！”

说着，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来，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一齐倒在地上。——

惊醒转来，我依然还在抽气，我浑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声，邻室人的鼾声，远远有汽笛和车轮的声响。我拿白羊君枕畔的表来看时，已经四点三十分了。我睡着清理我的梦境，依然是明明显显地没有

些儿模糊。啊！这简直是 Medea^① 的悲剧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门前横着一道与海相通的深广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几乎要与两岸齐平了。濠中有木船数艘，满载石炭，徐徐在水上来往。清冷的朝气还在市中荡漾；我和白羊君用了早膳之后，要往病院里走去。病院在濠的彼岸，我们沿着石濠走，渡过濠上石桥时，遇着几位卖花的老妈妈，我便买了几枝白色的花菖蒲和红蔷薇，白羊君买了一束剪春萝。

走进病室的时候贺君便向我致谢，从被中伸出一只手来，求我握手。他说，他早听见 S 在讲，知道我昨晚来了。很说了些对不起的话，我把白菖蒲交给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阵，叫我把来插在一个玻璃药瓶内。白羊君把蔷薇和剪春萝，拿到邻室里去了。

我问贺君的病状，他说已经完全脱体，只是四肢无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气也很安闲，再不象有什么危险的症状了。

①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精巫术。因遭丈夫遗弃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子女。

白羊君走过侧室去的时候，只听得 S 姑娘的声音说道：

——“哦，送来那么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蔷薇来簪在髻上罢！”

她不摘剪春萝，偏要摘取蔷薇，我心中隐隐感受着一种胜利的愉快。

他们都走过来了。S 姑娘好象才梳好了头，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红蔷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种花分插在两个玻璃瓶内，呈出种非常愉快的脸色。Medea 的悲剧却始终在我心中来往，我不知道她昨天晚上做的是甚么梦。我看见贺君已经复元，此处已用不着我久于勾留。我也不敢久于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说，我要乘十点钟的火车回去。他们听了都好象出乎意料。

白羊君说：“你可多住一两天不妨罢？”

S 姑娘说：“怎么才来就要走呢？”

我推诿着学校有课，并且在六月底有试验，所以不能久留。他们总苦苦劝我再住一两天，倒是贺君替我解围，我终得脱身走了。

午前十点钟，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车，彼此诀别了。我总觉得遗留了甚么东西在门司的一样，心里总有些依依难舍。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儿。

火车行动中，我时时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气中作舟楫的运动，想替火车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车到了，我便飞也似地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两个儿子，都是安然无恙。我把昨夜的梦境告诉我女人听时，她笑着，说是我自己虚了心。她这个批评连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后第三天上，白羊君写了一封信来，信里面还装着三片蔷薇花瓣。他说，自我走后，蔷薇花儿渐渐谢了，白菖蒲花也渐渐枯了，蔷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来，S姑娘教他送几片来替我作最后的诀别。他又说，贺君已能行步，再隔一两日便要起身回国了，我们只好回国后再见。我读了白羊君的来信，不觉起了一种伤感的情趣。我把蔷薇花片夹在我爱读的 Shelley^① 诗集中，我随手写了一张简单的明信片寄往门司去：

谢了的蔷薇花儿，
一片两片三片，
我们别来才不过三两天，
你怎么便这般憔悴？
啊，我愿那如花的人儿，

① 雪莱 (P. B. Shelley, 1792—1822)，英国诗人。

不也要这般的憔悴！

1922 年 4 月 1 日脱稿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9 月
出版的《创造季刊》1 卷 2 期）

Löbenicht 的塔

—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经满了六十三岁了。这是他《第一批判书》出版后的第七年，他正在从事于《第二批判书》的写作的时候。

在这时候康德教授已经买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 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上。房子是古风的两层楼的建筑，总共有八间房舍。楼下是大厅、厨房和女仆的居室；楼上，一边是寝室和食堂，一边是书房和会客室。还有一间屋顶小房，便是老仆朗培（Lampe）的住处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来如象数学方程式一样规整了。他十点钟就睡，五点钟起床，夜间只睡七个钟头。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钟，老仆朗培定要来叫醒他；他不起床时，朗培是不能离开他的床边的。

二

这一天清早，正是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老仆朗培从屋顶小房走下，走进了康德教授的寝室里来。寝室正中安放着一张寝床，床畔有一个放灯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橱，除此之外四壁都堆着些书籍。东面唯一的一垛玻璃窗，玻璃已经污秽成半透明体了。灯火已经熄灭，室内的空气是异常滞郁。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帐卷起来，一个正三角形的颜面侧睡在枕上，枕边展放着一本书，是卢梭的有名的小说《爱米尔》(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时候了！”

朗培叫了起来，但是他的主人不动。他只得又叫了几声，只是他的主人从鼻孔里哼了一下，打个翻身又转向后面去睡着了。

朗培没法只得用手去推动他，好容易才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来，搓了搓眼睛，接连打了几个呵欠之后，又倒下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早会搅迟，你会自己破坏了你的规则。”

——“今早饶我一次罢，我是没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读了《爱米尔》，弄到十二点后才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规则，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没法，只得起了床来，蹑着拖鞋，便走出房门去了。朗培在他背后替他开了窗门，流通空气。

三

康德嗜读《爱米尔》并不是徒作消遣；这部书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说过：他从前只是一个学究，他为智识欲所迫，不足时觉着好奇心的不安，有进步时便觉得满足。他那时以学问为人类的光荣，他鄙屑一切无知的庸众。……但是卢梭把他引回了正路来，那种盲目的偏重从他心头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权的恢复上不想有甚么贡献时，他会比寻常的工人还要没有用处。

他是这样地尊敬卢梭。卢梭的书他大概都是读过。二十年前《爱米尔》才出世的时候，他读得几至废寝忘餐，把讲义迟延了几天，把每天午后七点钟一个钟头的哲学路（Philosophische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数学方程式一样规整的生活，就这样破坏过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顿，一

个便是卢梭。牛顿指示了他以头上的星空；卢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学的研究倾注于《第一批判书》，他现在正在从事于实践理性的第二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来不知道怎样他的思想总是不能统一，他好象失却了他的目标一样。智识欲望的抬头和实践理性的优越感，这是苦恼着他的两个刑具，他近来渐渐烦躁得不能忍耐了。

他回忆起二十年前读《爱米尔》时候的那种陶醉的神情，那种受着湛深的启发的灵韵，不禁自行欣羡起来。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来之后，又重把《爱米尔》来翻阅，不知不觉之间竟读过了夜半，他才疲倦着入了睡乡；到朗培来唤醒他时，他不过才仅仅睡了四个钟头的光景。

四

他经不起朗培的催迫终竟起了床来，但他烦乱的脑筋因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烦乱。他隐隐恼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圆，他想发一阵脾气，但又苦于没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后素来是不脱寝衣和寝帽的，他在寝帽上面还要加上一顶三角形的风帽。

他走下楼去盥漱毕了，又上楼走进他的书房。他这书房有两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东向，窗下各有一张书桌，上面堆着许多书籍和稿件。几张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挂着一张卢梭的肖像——这是他书房中的唯一的装饰品呢，下面放着一张麻布面的梭发。北面一个木橱，壁上钉着寒暑表和晴雨表。

他从西北隅的狭门走进书房，先去推开了东窗。远远的天上正涌着一片红霞，太阳是准备着上升的时候了。城里的尖塔参差地耸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阳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绿而带黝黑的神情，几只白鹅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楼下的小园中几丛玫瑰寂寞地开着些粉红的鲜花，东南角上的一株无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实安睡在厚肥的碧叶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静，只有康德教授的脑中却好象藏着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开开南窗，劈头看见邻家的一排白杨树；这葱茏青翠的白杨树森森地表示着胜利者的威严，它们堵着窗眼，使远方的景色甚么也不能看见了。

——“啊，你这瘟而无用的树子！你把我的视线完全遮蔽了！”

他脑中的火山寻着发泄的机会了。他大声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话未出口的时候，朗培捧着两杯茶已从狭

门走了进来。——这两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每天清早照例的早餐。他不喝咖啡，他以为有伤卫生，就如象他不喝啤酒一样。

朗培把茶放在东窗下的桌上，问道：

——“先生，你有甚么吩咐吗？”

——“朗培！你去向邻舍说：叫他们把那白杨树砍了！那东西真可恶，挡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迟疑着有想要抗议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说：

——“你不用多话，你快去叫他们砍了！我便出多少钱也可以！”

“啊，你又来了！……”朗培心中很想这样说，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顽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辩，只得连声说去向邻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楼去。

五

——“我们又要搬家了！喂，我们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楼来在厨房中向着女仆诉苦。

——“怎么办呢？这家房子我们的主人不是说才买好不久的吗？住得好好的，为甚么又要搬家？”

说这话的女仆已经是中年以上的妇人，她很好洁净；别人称赞她，说是进了康德教授的住家，闻不

出甚么烟火气。

朗培叹息着只是摇头：“唉，唉，学者的脾气怎只是这么怪哟！”

——“据我看来，我们主人的脾气是满好的。”

——“满好的？你才来不久，你还不十分知道呢。他的脾气就和这一晌的天气一样，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要变的。他刚才在楼上对我说：那邻家的白杨树挡着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们把它斫了。你想，这怎么办得到呢？别人家庭园里的树木是正要望它畅茂的，谁肯白替别人斫掉呢？他说：他便出多少钱也可以。可惜邻家的主人并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真的吗？这的确有几分作难呢。怕我们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说耍罢？”

——“说耍！你那晓得：他从前住在别人家里的时候，因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过多少次数家。他住在康达尔（Kanter）先生家里的时候，邻家有一只雄鸡在清早和正午，总要叫。这是无论甚么地方的雄鸡都是要叫的，在我听来，鸡叫的声音倒是很有悠闲不迫的样子，但是我们教授却听得不耐烦，他结局叫我去和邻家商量，要他们把那只雄鸡让出来，我们便出多少高价都可以。但是邻家的人说：鸡是再不会吵人的，假使鸡会吵人，那四处都是鸡，你买也不胜其买。他终不肯把鸡让出来，我们的教授只得自己让

步，又才搬到奥克森马克（Ochsen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这回的事情相象，但这回比那回更难。那回只是一只鸡，也还没有办到；这回却是一排白杨树，谁个肯轻易替你斫掉呢？况且这回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万一交涉办不好，难道又把房子来变卖了不成？啊，我们是准定要搬家的，我们是准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丢面子！……”

——“说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监狱里的囚人唱歌，我们的主人不是写了一封信去，便把他们禁止了吗？”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长希培尔（Hippel）先生的好意。这希培尔先生是我们教授在大学堂教过的学生呢。我们的邻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邻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时常关心我们的主人，她见了我总要问我们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说话，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仆的话解救了朗培的倒悬，他绝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闪起希望来。他接着说道：

——“唔，唔，不错，不错。这样的家庭外交原是该你们女流办的。你去试一试看罢，或许有希望也说不定。”

朗培说了，稍微放开了他的愁眉，他开始吃起他的面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楼去后，心里觉得舒畅了些，他的愤懑向着白杨发泄了，同时他看见朗培有几分艰涩的神情，他好象得到了几分报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两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烟草，——他这烟草照例也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这烟草和淡茶的效力也尽足以从老人的脑中驱去残留未尽的睡眠，他坐在东窗下，埋头从事他讲义的编述了。……

今天的讲义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讲中国的事情。他的书案上有马可波罗的旅行记，福祿特尔（Voltaire）的《哲学辞书》和他所译的一种元曲。另外还有些宣教师的旅行报告之类。

他叙述到中国人的学术，叙述到孔子的“仁义”上来。

“这‘仁’字怕就是我说的‘善良的意志’罢？这‘义’字怕就是我后说的‘内在的道德律’罢？中国怕是承认着‘实践理性的优越’的国家？”

这些疑问被他犀利的直观唤醒了起来，但他苦

于无充分的考据以作他的证明，他结局只是叹息道：

——“噯，关于中国的事情，便据最近旅行家的报告，连半分也不曾知道。”

这时候太阳已经照进窗来。康德停了他的笔述，站立起来走回寝室里去。他在这儿换了寝衣，脱了寝帽，另外换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会街上的人看见这位老教授把头偏在右边，埋着，从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都争着说道：

——“七点钟了，七点钟了。康德教授上大学去了。”

钟表停了的又从新上好，或迟或快了的都拨正了过来；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就好象日月经天，比他们所有的钟表还要规整一样。

七

女仆和邻家主妇的交涉收到了意外的成功，邻家的人应允把白杨的树梢砍去。

这个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么人的功绩呢？是女仆的殷勤？还是邻人的宽大？这两者不消说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论功行赏时，我们不可忘记还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蔷薇，蔷薇，红的蔷薇！

康德教授虽然到了六十三岁都还不曾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却不输于他精神上的师傅卢梭。他最爱他的母亲，不幸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见背弃了。他到了现在六十多岁了，但他一谈起他的母亲来，他的眼中便要闪着眼泪。

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生活困难不能继续研究，曾做过八年的家庭教师。他最后一家的东家是劳吞堡（Rautenburg）的凯惹林克（Kaizerlingk）伯爵家里。他那时是三十岁，比他小五岁的伯爵夫人迦罗林·阿玛丽（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亲手替他画过肖像。他后来做了大学讲师的时候，每礼拜也还要到劳吞堡去一两次；在宴席上他是时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边的。

他年青时候和克诺剥罗舍（Fra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姑娘写的信上，称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s ist）。雅可布（Jacobim）夫人写给他的信上，从纸上送他一个“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simpatin）。

康德这样尊崇女性，同时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纪的骑士之风的。加以他的谈锋很犀利，他的学识也很渊博，他很能博得女人的欢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场中遇着他，不会知道他是在哲学史中卷起了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学家。他年青

的时候，衣服很能入时。他对于烹调的技能尤其有深刻的研究，希培尔曾经取笑过他，说他可以著一部《烹调艺术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呢。

他现在老了，虽然不再想结婚，但他在年青时候并且也曾起过三次结婚的想头：不过他很踌躇，在他还在踌躇将来的家计时，他的对象已经为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马具师的儿子，在他的批判书出世之前不为饥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结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种禁果。

他现在老了，虽然不再想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是没有减杀。在三年以前，他还没有迁住公主街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学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时有两位不相识的妇人走来搀扶了他起来。他非常感激她们。他对于女性的礼仪在这时也不曾忘记。

他手里正拿着一朵蔷薇花，他拿来献给那两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位。

这朵蔷薇花！这朵蔷薇花！这便是把那一排白杨的树梢换来的了！

得着哲人的蔷薇花的邻妇，至今还保存在她的首饰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杨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头了。

八

十点钟的时候，康德由大学回来。刚走到门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报告他说：

——“邻家的主人真好！邻家的主人真好！我们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在康达尔家里住着的时候，那雄鸡的事情你总还记得罢？啊，邻家的主人真好！他们把那白杨树的树颠砍了！”

康德教授听到这最后一句话，在他的脸上也突然现出了一道惊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楼，走进他的书斋里去。

南窗推开，有一片白光，随着熏风的吹送，当面对面流来，他不禁愣了一下。

“啊，Löbenicht 的塔！”

对面的一排白杨在两点钟的时间内果然已经削平了。Löbenicht 的寺院的塔尖，从削平了的树列后，远远现在太阳的白光里。

“啊，Löbenicht 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象遇着久别重逢的亲友一样，在他心里又这么叫了一声。他此时是撤去了内外的藩篱，他的精神如象水晶一样。

一月以来的一个疑问到此解决了。

Löbenicht 寺的塔尖，竖着一个黄金的十字架——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学的象征：横的自然观和纵的道义感要构成一个新的金钥开发人天的哑谜。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时，他的眼睛便要远远凝视着这个目标，他的思想便渐渐向着这个目标综合拢来。但自一月以来白杨树的过于畅茂的树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nicht 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断地放着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观，和 Ding an sich^①靚面了的一样。

“啊，Löbenicht 的塔！”

撤去了内外藩篱的美，无关心的美，美的洪流超荡了时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连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里面了。

《第三批判书》的受胎便在这个时候。

1924 年 8 月 26 日脱稿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4 年 11 月出版的《学艺》第 6 卷第 5 号）

① 本体。——作者注

叶罗提之墓

叶罗提七岁的时候还在家塾里读书。

有一天他往后园里去，看见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象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象粉红的玫瑰，嫂嫂的无名指上带着一个金色的顶针。

竹笋已经伸高了，箨叶落在地上，被轻暖的春风吹弄作响。

嫂嫂很有几分慵倦的样子。——到底是在思索甚么呢？

他起了一个奇怪的欲望：他很想去扪触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扪它。

他的心机就好象被风吹着的竹尾一样，不断地在乳色的空中摇荡。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扫墓的时候。

叶罗提的母亲和嫂嫂们因为脚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岖上行步是很艰难的。

他为要亲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过溪过涧，便挨次地去牵引她们。

牵到她的手上的时候，他要加紧地握着他，加紧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她右手的柔软的掌中。

——“嫂嫂，你当心些呀。”

——“多谢你呀，弟弟。”

（啊，崎岖的山路可惜还嫌少了呀！）

这样的幸福在叶罗提十三岁以后便消失了，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便进了省城的中学。

（感谢上帝呀，嫂嫂已经生了儿子了。）

年暑假回家从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儿子，他的手背总爱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种刹那的如象电气一样的温柔的感触！

——“嫂嫂，孩子又撒尿了。”

——“哦呀，又打湿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时候，他故意要表示谦逊，紧握着她的手和她争执。

叶罗提读了不少的小说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里闲谈的时候，嫂嫂要叫他说书。

他起初说些《伊索寓言》，说些《天方夜谭》，渐

渐地渐渐地说到《茄茵小传》，说到《茶花女遗事》，说到《撒喀逊劫后英雄略》了。

说到爱情浓密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针线的时候，他又看见嫂嫂的顶针。

——“嫂嫂，你的顶针真是发亮呢。”

——“我当心地用了好几年，眼子都穿了许多了。”

——“嫂嫂，你肯把这个顶针给我吗？”

——“你真痴，男子家要顶针来做甚么呢？”

——“你给我罢，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会又把头埋下去了：

——“好，我便给你。但你要还我一个新的。”

“我远远地听着你的脚步声便晓得你来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跃得不能忍耐。”

“你的声音怎那么中听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样的。”

“从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现在渐渐软起来了，我听见人家在说不贞的女子的话，我的耳朵便要发烧了。”

“我怕睡了谈梦话唤出了你的名字来。”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几年呀！”

“我不知道怎样，总想喊你的名字。”

叶罗提从他嫂嫂的口中，渐渐地渐渐地听出了这些话来了。

十年后的春天，同是在后园里的竹林下面。

嫂嫂怀着第三次的孕身，叶罗提也从中学毕业了。

十五夜的满月高朗地照着他们。

——“我希望这回的小孩子能够象你呢。”

——“怎么会象得起来呢？”

——“古人说：心里想着甚么，生的孩子便要象甚么的。”

——“真个象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人的心总爱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么总不爱说话呢？你要走了，你还有甚么对我说的吗？”

——“我没有甚么话可说，但是，……你假如是

肯的时候，我只想，……”

——“你想甚么呢？”

——“我想把你的右手给我……”

——“给你做甚么？”

——“给我……亲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么？连这一点也不肯吗？……”

两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吗？”

——“不能不走了。”

——“怎么办呢？”

——“考期已经近了。”

——“啊，还要进甚么大学呢？”

——“不是愿意进，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么人逼迫？”

——“世间上的一切都好象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象遭了饥荒的一样。”

——“你去了也好，不过……唉，我们……怕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那有那样的事情呢？……”

两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象要想说甚么话，但又停止着没有说出口来。

——“你想要说甚么？怎么想说又不说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说了，脸色在月光之下晕红起来，红到了耳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给叶罗提。

叶罗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吮吸起来。嫂嫂立着把左手紧捆着他的右肩，把头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紧闭着的，他也是紧闭着的。他们都在战栗，在感着热的交流，在暖蒸蒸地发些微汗，在发出无可奈何的喘息的声音。……

如此十五分钟过后，嫂嫂扶着叶罗提起来，紧紧拥抱着他的颈子，颤声地说道：

——“啊啊，我比从前更爱你了。”

叶罗提被猛烈的呛喀喀醒转来的时候，顶针已经不在他口里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从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产褥中死了！死的临时还在思念着他，谰语中竟说他回到了家里。

他读完了信，索性买了一瓶白兰地回来，一面喝，一面泪涔涔地把嫂嫂的顶针在灯下玩弄。他时而把眼睛闭着，眼泪便一点一滴地排落进酒杯里。

他把一瓶酒喝得快要完的时候，索性把顶针丢

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了。……

看护妇把手伸去替他省脉，意识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谢你呀，嫂嫂。”

看护妇又把手伸前去插体温表在他的右胁窝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谢你呀，嫂嫂。”

他病不两天，终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牵引去了。

医生的死亡证上写的是“急性肺炎”，但没有进行尸体解剖，谁也不曾知道他的真正的死因。

1924 年 10 月 16 日

（本篇收入 1926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戏剧集《塔》）

喀尔美萝姑娘

我们别来将近两个月了，你虽然写了不少的信来，但我还不曾写过一封信给你。我临走的时候，对你说的是要到此地的电气工场来实习，但这不过是我借口的托辞，可怜你是受了我的欺骗了。你以为我不写信给你，怕是因为我实习事忙，你只要我偶尔写张邮片来告你以安否——啊，朋友，象你这样的爱我，这样的关心我的人，我才不能不欺骗你。我凝视着我自己颓败了的性情，凝视着我自己虚伪的行径，连我自己也有哀怜我自己的时候！我自己就好象一枝颓蜡，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体烧坏，在不久之间，我这点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灭了。丢在国内的妻儿承你时常照拂，我很感谢你。我把他们抛别了，我很伤心，但我也没法。我的瑞华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

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我在她的面前总觉得痛苦，我的自我意识使我愈加目击着我和她间的远不可及的距离。朋友，我和她的结婚，要算是别一种意义的一出悲剧呢。

我自从到此地来，也不曾给瑞华写过一封信。她在初也和你一样，以为我是认真在实习了，她也写了不少的信来勉励我。近来大约是 S 夫人告诉了她罢，她知道我又在过着颓废的生活了，她最近写信来，说她愿意和我离婚，只要我能改变生活时，便和我心爱的人结婚她也不反对。啊，这是她怎样高洁的存心，并且是怎样伤心的绝望呢！我知道她是不爱我了，她是在哀怜我，她是想救助我。她想救助我的心就好象有责任的父母想救助自己的不良的子息一样，她是甚么方法都想尽了！我想起她的苦心孤诣处来，我是只有感泣。她还说儿女她能一手承担，决不要我顾虑。我的一儿一女得到她这样的一位母亲，我暗地替他们祝福。我想到我自己的无责任处来，我又惭愧得无地自容，但是我又有甚么方法呢？我连对于我自己的身心都不能负责任的人，我还能说到儿女上来吗？儿女的教育我看是无须乎有父亲的存在，古今来出类拔萃的诗人、艺术家，乃至圣贤豪杰，岂不是大都由母教养成的人吗？我想到这些上来，也时常聊以自

解，但这不过是象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父亲才说出的话，朋友，你请原谅我罢。

我的瑞华，她对于我的友人总是极力掩蔽我的短处。她的目的是想把我熔铸在她所理想的人格之中，使我自己也不得不努力矜持，在实质上勉强成为她所理想的人格。但是她这个方策是失败了。她只是逼迫我成了个伪善者。友人们心目中的我并不是实质的我，只是她所润色出的我的幻影。实际说来，认真是我的朋友的，我恐怕一个也没有罢。我把我的内生活赤裸裸地写出来时，我恐怕一切的朋友们都要当面唾骂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会这样的罢。我现在写这封信来要使你不得不饱尝着幻灭的悲哀，我是诚然心痛；但是我们相交一场，我们只是在面具上彼此亲吻，这又是多么心痛的事实哟！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本费了不少的踌躇，我现在决心把我的真相显示给你，这对于我的女人，我所崇拜的玛丽亚，显然是一种叛逆；但我也没法，我要求我自己的真诚，我不能不打破她替我塑成的假像。我知道她是定能原恕我的；我虽然背叛了她，我对于她的礼赞是全未损灭的呢。

人事变迁，真是谁也不能前料。回想起来仅仅是两年间的岁月，而我这两年间生涯真正是日落千丈了。两年以前我还是F市的工科大学的二年生。三

月的尾上，第二学年的试验受完，学校放了春假了。假期最是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把机械的强制的课程丢开，把自己的时间可以随着自己的欲望消费了。我生平是没有甚么嗜好的人，我只喜欢读读小说。假期到了，我每天午后定要往 F 市的图书馆去读些原本或译本的小说，读到傍晚回来，便在电灯光下对我的瑞华谈说我所读的内容。我们是雍睦地享受着团圆的幸福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不知道谈到了甚么人的小说上来，叙述到女人的睫毛美；瑞华对我说，花坛旁边一条小巷里有家卖 Karuméra^①的姑娘，眼睛很美，睫毛是很浓密的。她说，她最初看见她的时候，总未想出她是小户人家的女儿，S 夫人有一次尾随过她，才发现了她的住址。瑞华这么平淡地说了，在她自己本没有甚么存心，在我听来也只是平常的闲话一样；但是有谁知道，从这一点微微的罅隙中，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发呢！

我的寓所本在市外 H 市的海岸上，从寓所到图书馆当坐电车，电车的停留场，花坛，和我的寓所，恰好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在第二天午后要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为好奇心所动，便绕道向花坛走去。花坛是一个小小的公园，离我的寓所本来不很

① 喀尔美萝，一种用糖熬制的甜食，下文有说明。——作者注

远。走不上三四分钟光景，我便走到了那条小巷了。这条巷道我也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但我从不曾注意到巷内有甚么卖 Karuméra 的人家，更不曾注意到巷内有甚么睫毛美的少女。朋友，Karuméra 这样东西，我怕你不会知道罢。我听瑞华说，这是一种卖给小孩子吃的糖食，是砂糖熬成的。有的铸成达摩祖师，有的是西洋囡囡，有的是人鱼，有的是果品，在这些上面再涂以泥金朱红和他种颜料。有的只是馒首形的糖饼，拳头大的一个只消铜元一枚。这样东西我不仅在花坛巷内不曾见过，在这日本就住了将近十年，也是完全不曾见过的。人的注意力究竟是很散漫，不到有一种意志去凝视，物象好象总不容易被收入意识界里。我走到花坛巷了，巷口东侧有一家饮食店，一株垂柳幂在门前，叶芽还带着鹅黄的颜色。西侧是 H 村的破烂的公会堂，我留心向两侧注视，公会堂的南邻有一带贫民窟，临巷道的一家人家在窗外摆着两个粗旧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内象浮石一样的糖饼从玻璃后面透露了出来。匣后的纸窗严严闭着。这儿就是她的住所了。对面人家的小园中有一株粉红的茶花，正开得十分烂漫。巷里没有行人，一条白犬蜷伏在前面的路中，听见人的脚步声只悠悠地站了起来，往对面走去了。我在窗外踌躇，我想破一个脸去买她的糖饼，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

学生的制服制帽，却厚得着面皮来买谎小孩子的糖点。她就露出面孔来，我的丑劣的心事不也要被她看透了么？但是我的好奇心终究战胜了我的羞耻心，我乘着巷里无人，决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声地叫道：

——“对不住，对不住，请把一些糖食给我。”

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了。但我的叫声还未落脚，早听见窗内有一声回应，啊，她那十分娴雅的声音哟，在乡下人中是再也不曾听过的呢。纸窗微微推开了，只见一个少女露出了半面出来，我惊得发生战栗了。这种战栗便是现在我也还可以感觉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得出的！她是那么莹黑，那么灵敏，那么柔媚呀！她一见了我便把眼睑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样的浓密，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诗人！我假如是诗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几分之几的她的美处。但是我，但是我，我心里这么灵活的东西，怎么总不能表现在纸上，表现在齿上呢？啊，我恨我不是一个画家！我假如是个画家，我要把她画出来，把她那跪在破纸窗内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娇怯着的，眼下的睫毛如象覆着半朵才开放着的六月菊一样的，完整地画了出来，完整地画了出

来！啊，她那一头浓腻的黑发！我看见她希腊式髻上的西班牙针了。我很想象一只高翔的飞鹰看见一匹雏鸠一样，伸出手去把她紧紧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我的心头吃紧得没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腾，我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异样的焦躁——朋友，我直接向你说罢，我对于她实在起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呀！啊，我的恶念，我的恶念，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脸便晕红了起来，一直红到了耳际。可爱的处女红！令人发狂的处女红哟！啊啊……她羞怯地不语了一会，才微微把眼睑张起来，问我要买多少。她的声音是十分微细的，而且有几分颤动。我把一角钱拿出来全给了她，她瞠惑地接受着了，手指也有几分战栗的光景。她起身走到对壁的箱橱旁，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张报纸贴成的纸囊来了。我看见箱橱下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妇人，怕有八十多岁的光景，我估量是她的老祖母呢。她把糖饼交给我的时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去扪触她的指尖，她惊惶着急于收回去了。她还轻轻地道了一声多谢。啊，她这一声多谢！多谢我的甚么呢？她把纸窗慢慢地掩闭了。——啊，月亮进了云后的黑暗哟！

我抱着一大包糖饼离开了她的窗前，但我走向甚么地方去好呢？图书馆我不想去，我也不能去了。

我出门的时候瑞华只给了我一角钱，本是作为来回的电车费的，我通同给了她，我再也不能走去了。我的家计完全是由瑞华经手，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仅靠我每月所领的几十元官费，所以我们的费用是不能不节省的，我的零用钱也全要由她经手，我抱着这大包糖饼，不待说更不能回去见我的瑞华。她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成了恐怖的对象了。我一面踌躇着，一面走进巷内的花坛，在池塘岸边一个石块上坐下。池塘里的败荷还挺剩些残茎，是虾蟆抱卵的时候了。一对对的虾蟆紧紧背负着在水面上游泳。我坐着一面想着她，一面嚼着糖饼，糖饼的内容就跟蜂窝一样，一触牙便破碎了。我想象着她的睫毛便把糖饼嚼一下，我想象着她羞怯的眼光又把糖饼嚼一下，我想着她的脸，我想着她左嘴角上一个黑痣，我把她全身都想象遍了，糖饼接连地嚼了七个。囊的内容好象仍然未见十分减少的光景，我才注意检视内容，却还剩着五个。啊，这是多了两个了。这定然是她数错了的。不错，这定然是她数错了的。——朋友，日本的一角小洋是只能换十个铜板的呢。我好象得着一个灵感一样，便跳起来跑到她的窗前。

——“对不住，对不住，姑娘，请你出来一下。”

她应声着又把纸窗推开，看见我便先点头行了一礼。

我说：“糖饼多了两个呢，你是数错了罢？”

她羞红着脸说道：“不是错了，不是……是……因为有几个太小了一点。”

啊，朋友，你能不动心吗？这样优美的心情，你能不动心吗？这岂是利己性成的一般商人妇所能有的心情，这岂是那贫民窟里的女儿们所能有的心情，这岂是你我所能不动心的心情吗？她这种优美的心情，我不敢僭妄着说是对于我的爱意，但是，你能叫我不爱她，你能叫我不爱她吗？朋友，我向你说道句老实话罢。我爱我的瑞华，但是我是把她爱成母亲一样，爱成姐姐一样。我现在另外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朋友，我终究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总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我抛别了我的妻儿，我是忍心，但我也无法两全，而我的不负责任的苛罚，我现在也在饱受着了。

糖饼毕竟太甜，我转回花坛，吃来还剩两块的时候，终究吃不下了。我把来投给铁网笼里的两只白鹤。我以为只有那清高的白鹤才配吃她赐给我的两个 manna^①，但是白鹤却不肯吃。我恼恨它们，我诅

① 曼那，天所降赐的食品。《旧约·出埃及记》云：摩西率领人众在沙漠中行进时，上天降下了“曼那”。——作者注

咒它们，它们这些高视阔步的伪君子！我恨不得把它们披着的一件白氅剥来投在污泥里。它们把身上的羽毛剥去了的时候，不是和鹅鸭一样吗？高傲些甚么？矜持些甚么？我把白鹤骂了一场，但是时间真不容易过。我在花坛里盘旋了一阵，我又到她窗外去往复了好几回，她的纸窗终是严闭着的。我很焦渴着想见她，但我又惭愧着怕见她。她才十六七岁的光景，而我比她要大十岁，我可以做她的父执辈了。时间真不容易过，我只得走到学校里去，横在草场上看同学们打野球。草场上的每茎嫩草都是她的睫毛，空气中一切的闪烁都是她的眼睛，眼睛，眼睛……她是占领了我全部的灵魂。……好容易等到天色向晚了，才起身回家，但我不直从海岸回去，我却又绕道走向花坛。我远远望见她在门口煮饭时，我的心尖又战栗起来了。她似乎是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回过了头来向我目视，我的心尖更战栗得不能忍耐了。——啊，朋友，我第一天看见她的时候便是这样的神情，我现在追忆起来也觉得非常幸运呢。她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的。她卖的是 Karuméra，这个字的字源我恐怕是从西班牙文的 Caramelo^① 来的。我因为这个字的中听

① Caramelo：西班牙文，糖。

的发音，我便把她仿着西班牙式的称呼，称她为 Donna Carméla。我使她受了西班牙女性的洗礼，但我不相信她的心情就会成为西班牙的女性一样。朋友，你可知道吗？西班牙的女人是**最狠毒的**。我在甚么书上看见过一段故事，说是有一位男子向着一位西班牙的少女求婚，少女要把马鞭举起打他二十五下然后才能承认。男子也心甘情愿把背部袒了出来受她鞭打。她打过二十四下不打了，男子战栗着准备受最后的一鞭，并且预想到鞭打后的恋爱的欢乐。但是第二十五下的马鞭终究不肯打下。没有打到二十五鞭，少女是不能承应的，她的二十四鞭已把男子的背部打得血迹纵横，而她把鞭子丢掉，竟至**嫣然走了**。——这样便是西班牙女子的楷模，我们东方怕是不曾有**过**。我虽然戏使她受了西班牙式的洗礼，但我相信她的心情不会便成了西班牙的女性呢！啊，朋友，但我受她无形的鞭打已经早受到二十四下了。我的性格已为她**隳颓**，我的灵肉已为她**糜烂**，我的事业已为她**抛掷**，我的家庭已为她**离散**了。我如今还不知道她的心情是怎么样，我在苦苦追求着这欲灭不灭的幻美。第二十五下的鞭打哟，快些下来罢，我只要听她亲自说出“我爱你”的一声，我便死也心甘情愿！

本是在同一的村落，本是在同一的时辰，乐园和地狱的变换真个是速如转瞬。我回到寓里了，我的大女儿听见我开门便远远跑来迎我，我走进门看见我的瑞华背着才满周岁的二儿正在厨下准备晚炊。静穆的情韵强迫到我的神经，我好象突然走进了一座森严的圣堂一样。我眼泪几乎流出来了。我心里在忏悔。我很想跑去跪在我女人的脚下痛哭一场，忏悔我今天对于她的欺罔。但我不知道是受了甚么掣束，使我这良心的发现不能成为具体的行为。晚饭用过了，在电灯光下谈话的一幕开始了。我的女人问我今天读的甚么书，我却不费思索地扯起谎来。我说读的西班牙作家 Blasco Ibáñez 的《La Moja Desnude》^①——这是我在好久以前读过的——我把模模糊糊地记得的内容来谈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说只读了这一点，要等明天后天再去读，才能读完。我的女人仍和平时一样，她的眼中辉耀着欣谢的感情，使我怀着十分的不安和十分的侥幸。我们的一天过了，我们拥抱着睡着，而我拥抱着瑞华，却是默想着西班牙的少女。我想着她的睫毛，想着她的眼睛，想着她的全部，全部，啊，我这恶魔！我把她们

^① Blasco Ibáñez：布拉斯科·伊巴涅斯。《La Moja Desnude》：即伊巴涅斯写的小说《裸体女人》。

两人比拟起来了。瑞华的面貌，你是知道的，就好象梦中的人物一样，笼着一层幽邃的白光，而她的好象是在镁线光中照耀着的一般夺目；瑞华的表情就好象雨后的秋山一样，是很静穆的，而她的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更说具体些时，瑞华是中世纪的圣画，而她是古代希腊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我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想，啊，我的自我的分裂，我的二重生活的表现，便从此开始了！

朋友，春天真是醉人呢，我们古代的诗人们把“春”字来代替女色，把“春”字来代替酒醴，他们的感官真是锐敏到可怕的地步。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象新入浴后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象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画。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况且在日本的春天，樱花正是秊开的时候，最是使人销魂，而我又独在这时候遇着她。我自从认识了她，每天午后都要去买一角钱的糖饼，晚上回家又编些谎话诳骗瑞华，忠实的瑞华她竟不曾疑过我一次。那是在遇她之后第五天上了，我走到巷里去的时候，远

远望见她临巷的雨户^①是严闭着的，我心里吃了一惊，怕她家里或者她的身上生了甚么变异。我待要走到她的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有敲击的声音；她的老祖母弓着背走出，她在门内也弓着背在调整甚么的光景。她大约是听见我的脚步声，在我过身时她抬起头来，向我点了点头。她的衣裳比平常穿得更华丽，脸上是傅着粉的。她们当然是要往甚么地方去的了。我退藏在邻近的屋角处等她出来。她出来得很迟，出来时向我走过处瞻望，我从屋角闪出，她向我笑了。她扶她的祖母徐徐向对面走去，我在巷心伫立着目送她。她行不几步掉转头来，看见我立在那儿，她娇羞着又向我点了点头。行不几步又掉转头来，看我还是立在那儿，更娇羞得满面都是红笑，又向我点了点头。又行不几步，又回过头来了，她使我的心尖跳得疼痛起来，我把两手紧紧按着胸部，我看她的脚下也几乎有不能站稳的光景。我追上前去了。追出了大街，但她不再回转头来。她扶着她的祖母走到电车的车站，我也跟着走上车站。她们上了电车，我也跟着上了电车。我看她有些羞涩，我不敢过于苦了她，

① 日本房屋除固定墙壁外，凡开放处，室外都有活动的板壁，可以取卸，夜里或无人在家时关上，白天打开，谓之“雨户”。这些活动板壁多至一二十个，开放时竖立在墙上的木棚内，关门时从木棚内挨次拉出。——作者注

在电车上只远远地坐着。我把我的三角钱买了三区车票，听电车把我拉着走，拉到她下车的地方我便可以下车。但我只怕她所到的地方要超出三区以上。走过一区了，她们不见下车。又走过一区了，她们也不见下车。啊，危险，危险，再过一区她们再不下车时，我是空跑一趟了。过了一小站，又一小站，终究到了第三区，而她们没有下车的意思。绝望了！我只得起身下车，故意从她的面前经过，她也把可怜的眼光看我。我很想说：姑娘，我是只有一角钱，不能送你到目的地点，请你恕我罢。

——“火速！火速！”

车掌^①催着我下了车，我立着看那比我力量更大的电车把我的爱人夺去。我恨我没有炸弹，不然我要把电车炸成粉碎，我要把那车掌炸成粉碎！我要和她一道死！电车直到看不见了，我还站着不动。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往那里去了。我明知她去了是还要回来，但不知道她几时才可以回来，好象这场小别就是永别的一样。我没精打采地几乎是绝望地沿着 F 市一直向 H 村走向，走了有十里多路的光景。我走向花坛又从她的门前经过，我看见她的门上贴着两张字条，一张写着“邮件请交北邻公会堂”，一张写着“新闻

① 日本称电车司机为“车掌”。——作者注

停送”。字迹是异常端丽，这除了她是没有人写的了。朋友，她年纪还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在日本国中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儿，在这样年纪还是进高等女学的时候，她不过小学毕业，而她的字迹是这样好！我起了盗心！我乘着巷中无人便把两张字条从门上揭了下来。我跑回家去照样写了两张，瑞华问我有甚么用处，我只诌她是邻近的渔夫托我写的。我又偷了两粒米饭，跑去替她贴上了。

一日三秋，古人的话并不过火。我自从别了她后，一天不见她就好象隔了三个世纪一样。瑞华叫我到图书馆去，我也不去了。她看我神气不扬，她以为我是用功过度。她在第三天上叫我往 N 公园去看樱花。N 公园在 F 市的南边，和我们住的村落正是两尽头处。住在家里纵横是无聊，我便听从了瑞华，携着大女儿同往 N 公园去。从市的此端坐车到彼端，在园前下了车。园在海中的一个土股上。通向公园的小路上络绎着游人，路旁的樱花正是盛开的时候。平时很寥寂的街店都竞争着装饰起来招诱行客。醺醺沉醉着的人唱着歌在大道上颠连横步。学生、军人、女学生、青年夫妇，两人扛着酒瓶，有的捧着葫芦边走边在溜饮，咕噜咕噜咕噜，卷舌声，园中流出的三弦——村……村……香，杀鹅一样的歌声，……这是日

本特有的奇景呢。日本人在樱花开的时候，举国都是这样的风气，就好象举行国庆一样。我携着女儿随着行人向园门走去，突然在一家街店门首，啊，我看见了！我把她的一位父亲恨死了——她的家里除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之外，还有一位中年的男子，我想来是他的父亲。她是在替一家糖食店做“看板娘”，坐在店头招致来客。有这样的父亲肯把自己的女儿来做这样的勾当吗？这不是等于卖身吗？我对于她的同情一时麇集起来，我把我得见她的欢喜忘记了。我替她悲哀，我几乎流下泪来。出门时候瑞华把了一块钱给我们，是作为我们在园里吃中饭用的，我竟跑进店里去向她买了一对达摩祖师。啊，可怜她！可怜她！她看见了我竟羞涩得抬不起头来。我的同情的表现是失败了。我本是想要安慰她，而我反转使她不安，不安到这步田地。我失悔了。我携着女儿匆匆走进公园，择寻滨海处的崖头坐下。天是深蓝，海是珍珠贝般的璀璨，白色的海鸥在浪头翻飞。崖上青青的古松夹着几株粉红的樱树，可怜的花瓣被海风吹飞，飞落下深沉的海里。我看见这些落花，禁不住哀怜到她的运命。险恶的海潮把落花飘荡，谁能知道又会把她漂流到何处的海岸呢？

我在崖头上兀坐着，尽我的女儿在近处草原中追拾落花，找寻紫罗兰草。她找了不少的蓝色的紫罗

兰来催我回去时，我们在园里停了两个钟头的光景。我们回去的时候，故意拣别的一条路径出园，我是怕见她，怕使她看见我羞涩的可怜相的。到家的时候，女儿把两个糖人献给她的母亲，她说是买给她妈妈和弟弟做赠品的，瑞华欢喜得抱着她亲吻起来，我的良心又来苛责我来了。啊，她那里知道我是滥用了她的爱情作了豪情的施舍呢？钱也并不是她——Donna Carméla——得了的，她只是被人家利用着的钓饵罢了！我怎么这样的愚，我怎么愚得这样该死呢！累得瑞华又为我们准备中饭，啊，该死的恶魔！

少女星高现在中天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开了后门走出昏暗的巷道里来。远远听见几声犬吠。我自己好象在做强盗一样，心里生出一种无名的恐怖。从寓所走上F市要通过一个松林，松林内有座古庙。庙前两排石灯从庙前一直排到海岸。我从松林中走过，从庙前走过，突兀的松干，幢幢的石灯，就好象狰狞的鬼影。市头的电灯发出苍黄的冷光，击柝的声音三下，电车早已停了。我决心一人走往N公园，在深夜十四五里远的道路。我并不期望会遇见她，只是她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圣地，巡礼耶路撒冷的信徒，并不是期望着要会见耶稣。我从大街上走去，全街的灯火都在眯着眼睛做梦。天星是很灿烂的，北冠星现在头

上，南斗星横在东方，熊熊的火星正如一粒红火从天际上升，好象在追逐那清皎的少女星的光景。微微的西风从海上吹来，卷着街心的纸屑，在我面前就好象有几只玳瑁鼠在驰骋。凄凄凉凉地走了怕有两个钟头。N 公园的松树掩映在电灯光中，好象一朵朵透明的云霞。我结局走到了她的店门了。门是紧闭着的，街上已经全无人迹，只有些酒食店里还有些饶有睡意的三弦和妓女的歌声。我在她的店前立了一会，心子跳跃得发出声响来，我贴身去在那门板上亲了一吻，门板上分明是现着她的眼睛。我又走上园里，在我白天坐过的崖头上坐下。

啊，奇怪！在这样夜深的时候，从对面的路上公然还有人走来。模糊的白影，好象是一个女人，使我全身的毛根伸了几下。女人的影子徙倚地渐渐向我走来，走到近处突然站立着了。“啊，是她！”我心里这样叫着，立刻跳起来跑去捉着她的两手。她也没有畏缩。

——“这么夜深你还没有睡吗？”

——“唉，我们是十二点过才关的店门，现在不过是两点钟的光景。”

——“你劳了一天怎么不早睡呢？”

——“我怎么能够睡呢？我自从白天看见你来，便没有看见你回去，我猜你还是留在这园子里。我等

关了店门便上这园子里来，我在这里徘徊了将近两个钟头了。”

——“啊，惹得你这样关心！我们到崖头去坐着说罢，你冷吗？”

——“不冷。”

我们两人并坐在崖头上，她的脸色在星光下看来是非常苍白，眼睛是黑得怕人，睫毛是一根一根可以看得清楚。

她问我：“是回去了又来的吗？”

我答应她是。我向她说：白天便坐在这儿也有两个钟头光景，回去的时候我是怕看见她，不是怕看见她，是怕她看见我难过，才故意绕从别道回去了。我问她是不是怕看见我？

她说：从前不是那样，现在却有点怕了。但是看不见的时候心里又焦躁。她问我：“你来的时候太太和小姐们睡了没有？”

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瞒我，你是有太太和儿女的人，我早是晓得的。你的太太人很好，在H村住了两年没人不说她好的。倒是那位法学士的S夫人面貌虽然美，心术却有几分不慈祥的样子。你认识我好象是才不久的事情，但我是早认识你的，不过你不曾注意罢了。你今天带来的不是你的大小姐吗？”

——“唉，唉，是的，是的。我对不起你。”

——“倒是我对不起你呢。但是……只要……”

——“只要甚么呢？只要我爱你么？”

——“唉，那样时，我便死也心甘情愿。”

——“啊，姑娘！（我突然跪在她的膝前握着她膝上放着的两手）啊，姑娘，姑娘！我爱你，我死心爱你，你让我的心来说我不能说出的话罢！（我把她的手引来按着我的心窝）你看它是跳得怎样厉害，怎样厉害哟！”

——“我是晓得的。”她的声音低沉了，结局带着哭声说道：“啊，对不住你的夫人！”她突然把头来垂到我的肩上，我们的嘴唇胶合着，两人紧紧抱着，战栗在无言的黑暗里。

最后是她把我扶了起来，仍然坐在她的旁边。她细细地说，她说她是生来便是被父母抛弃了的人。她没有受过人的爱情。她的母亲是一位未婚的贵族的处女，她的父亲是甚么人，她现刻也还不知道。她现在的养父只是从她母姓的贵族得了二千圆的养育费抱继过来的，刚在生下地时抱继过来的。她的养父就只有一位老母，平生只是独身。他的老母是那贵族家里的奴婢。

她说的这些话使我一点也不惊奇，无论甚么人看见她，都可以断定她不是下贱人家的女子。

她说：她的养父和祖母都不爱她，都只把她当成奇货。她平生没有受过别人的爱，她受我的爱情要算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她说着又把我紧紧拥抱着，连连叫道：

“对不住你的夫人，对不住你的夫人！但是我可以死，我是死无遗憾的了！”——平常那么娇怯的女儿竟热烈地向我亲吻，吻了我的嘴唇，吻了我的眼睛，吻了我的肩，颈……“你……你不要忘记我，我是死也不能忘记你的，我是死也不肯离开你！”——她说着把我的一管自来水笔抽去，她要我给她做纪念。我答应了她。她又抱着我的颈子和我亲了一吻，把手撒开了。“你不要忘记我。”说着便一翻身从崖头向那深不可测的黑海里跳去！

——“啊！”我惊叫了一声，急忙伸手去抱她——我抱住了，但是，是我同床的瑞华！瑞华也惊醒了，她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惊愕得一时回答不出来，……啊，我怎么不死在梦里呢？

春假过后学校开了课了。我的中饭是在学校的食堂里用的，每天照例从瑞华手里拿去三角钱，我从此以后便很富裕了。我每天不吃中饭剩下三角钱来作我和她接近的机会。我每天不论落雨天晴总要到她的窗下四五次。她在家的时候真好过，她不在家的

时候真苦。我看不见她是一层苦处，我疑她或者到情人家里去了的猜忌心更使我吃苦。我为想和她接近，我把香烟也吸起来了。看见她在门口煮饭的时候，我便远远把香烟衔在口中走去向她讨火。她最初一次几乎要把火柴擦燃替我接上了，但她又忍着把火柴匣递给了我。啊，她递给我的火柴，火柴！我快要被烧死了！

五月二十七和二十八两日是日本的海军纪念日，日俄战争时把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打沉了的正是这两个日子。日本人每年在这两天要举行庆祝会，各学校都要放假。F市的庆祝会场便在近旁的H神社前面。几日以前便准备着结棚搭厂，卖食物的、卖饮料的、演戏法的、曲马场、电影馆、戏台、讲演厅、中学生的角力场、击剑场、柔道场、弓箭场、青年团的运动会……平常本是荒凉的古庙，立地变为喧嚷的市场。开会的日期中海上有军舰实演海战的光景，鱼雷爆发声、大炮声，轰轰不绝；飞机也从空中飞来，在低空中作种种的游戏；陆军军乐队的奏乐声、人噪声、拍掌声、喝彩声，人头在尘烟中乱涌，一直要涌到夜半。夜来有花炮，有电影，有探照灯，有不断地招客的大鼓，灰尘更轻减得多，游人却更杂沓得多了。我在二十七的午后过她门前时没看见她，晚上又去时看见门上是上了锁，我揣想她必定到会场上去

了。我便到会场里去找她，在路上遇着几位同学，叫我快去看，那儿有位“香”，有位“香”，——这“香”字是德文 Schoen^①的音变，日本学生中用来作为“美人”的代用语的——他们指着一家小店，店前人是拥挤满了。我走上前去一看——啊，那可不就是我的 Donna Carméla 吗？她又在那儿替人做招牌了！仍然是糖食店，店前安置着两个球盘，后半部有无数穴孔，前半部有木球五个，从穴孔有画线导至盘周，置放着糖人、糖鱼、糖饼之类的彩品。木球滚去嵌入穴孔时便能得彩，彩品多寡大小是不均等的。这样一种诳小孩子的东西，而聚集着的人群不断地投滚。一角钱滚五球，连滚十次的也有。一球一球地滚去，要滚五十次。滚的人是买她的笑，她以笑来买他们的钱，我恨杀了！我看见她笑一次，我心里就要痛一次。她是站在盘后监督着球盘的，她公然要笑！我在心里骂死了她：我骂她没品性，我骂她毕竟是下流的女儿，我骂她是招集苍蝇的腥肉，我骂她丑丑丑丑丑……她在人群中突然发见了我，她的眼睛分外生了光彩，笑着向我目礼起来。围集的人大都掉头来看我。啊，我真优异！我真优异！我是做了南面王，我是这些鸡群中的一只白鹤！我把人众劈开挨近球盘，

① 美。——作者注

抱着五个球同时打去，接连打了二十下，看的人只是笑，我把我私积下的钱把了两圆给她，彩品也不要，抱着头便鼠窜起来。许多惊奇的眼光在我背上烧着。我快兴，我快兴，好象把那围着的人群都踏在脚下了一样。但我一回想，我又觉得也侮蔑了她，我是显然在和她作玩，我自己也成了一匹苍蝇了。我失悔，不应该如此下作，我下了决心：明天清晨去向她谢罪。

第二天的清晨，刚打过五点钟的时候，夜气还在海滨留连，清静的会场好象把昨天的烦嚣忘记了的一样。除去几家饮食店前，有些女人在洒扫之外，还没有甚么动静。我走到她的店前，看见店门开了，但没见有人。我绕向店后去，啊，远远看见她了！苍苍的古松下横着一辆荷车，车上的竹篮中堆积着白色糖人，她穿着蓝色的寝衣，上有白色的柳条花纹，站在车轮旁在替达摩祖师涂上朱红袈裟。她看见我，笑了起来。待我走到她身边时，她向周围看了一下，却先向我低声地说道：“真是热闹呢！”——啊，“真是热闹呢！”她这一句话虽是没有甚么意思，但这是她先向我说话的第一次！而且她在说话之先还看了周围一下，她这种娇怯的柔情是含着多么深浓的情韵哟！这回总不会是梦罢？总不会是梦罢？我望着苍苍

的天，我望着苍苍的海，我望着苍苍的松原，我自己是这么清醒的，这回总不会是梦罢？我揣想她心中对于我也生了一株嫩芽——爱情的嫩芽——不信，你看罢！你看她把话说了，低着头又在画袈裟，她的唇边的筋肉随着手的动作在微微颤动，好象有几分忍俊不禁的样子。你看她这种状态是甚么意思呢？你会简单说一句：她是在害羞。但是她为甚么见了我要害羞呢？害羞不便是爱情的表现吗？我呆着了，我立在松树脚下看她，前回的梦中情景苦恼着我，我羡慕那糖铸的达摩祖师。她把朱红涂好了，很灵敏地又涂上泥金，是袈裟上的金扣。她不再向我说话，我也找不出话来问她，我不知道怎么见了她我的话泉便塞了。我呆立了一会，只得向她说了一声“再见”，——“啊，再见！”

荏苒之间暑假又来了，学校派我到大阪工场去实习，这是不能不去的，因为实习报告书在毕业之前应该提出。我在大阪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间真苦，我苦的不消说是不能看见她。但我也觉得舒服，我舒服的是得和我的瑞华暂时分离了。我是怕见我的瑞华，见了她便要受着良心上的苛责。我在大阪实习了两个月，直到九月初旬才回F市。我在未到家之前，

先往花坛去看她，啊，可怜！她是病了！她的颈上缠着绷带，左角的脸上带着 Pikrin^① 酸的黄色，皮肤是浮肿着的。

我问她：“你得了病么？是受了风邪吗？”

——“唉，不是。是瘰疬。在大学病院行了手术。”

啊，瘰疬！这不是和肺结核相连带的吗？牡丹才在抽芽便有虫来蛀了！不平等的社会哟，万恶的社会哟，假如她不住在这样的贫民窟里，她怎么能得肺病？假如她不生在这贫民家里，她纵得肺病也可以得相当的营养了。啊，残酷的社会！铿铿的铁锁锁着贫民，听猛烈的病菌前来蹂躏！我要替她报仇，我要替她报仇……

我一面悲愤填胸，但我一面也起了一种欣羡的意思。朋友，我欣羡甚么，你晓得吗？朋友，我欣羡你们做医生的人呢！你们做医生的人真好，扪触女人的肌肤，敲击女人的胸部，听取女人的心音，开发女人的秘库，这是你们医生的特权。一切的女人在你们医生之前是裸体，你们真可羡慕，单只这一层便可以引诱多少青年去进医科大学呢！啊，我恨我把路走错了！假如我是医生，我可以替她看病；我可以问她的

① 苦味酸，一种黄色结晶的化学物质。德文全名为 Pik-rin-säure。

姓名，问她的家族，问她的病历，更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两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手，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啊，不想说，不想说，我全身的骨节都酥了！我这 Mephistopheles^①！

我知道她病了，我知道她每天要进大学病院去疗治，于是乎我也病了，我装着神经衰弱症，每天也跑去和内科先生纠缠，我是借这个口实去看她。我看她坐在外来患者的待诊室里，只消彼此远远招呼一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一次我看见她在外科治疗室里，一位青年医生蛮脚蛮手地把她的绷带解开，把钳子来在伤痕上乱压，又把一根铜条来透进她的伤口有二寸来往深的光景。啊，可怜！她是把眼睛闭紧，眉头皱紧，牙关咬紧，嘴唇都紫了。雪白的牙齿从唇间露出来，浓密的睫毛下凝着几颗泪珠。那根铜条就好象刺着我的心脏一样，我在这时候又诅咒你们医生，诅咒了你们一千万遍！你们都是社会的病菌！你们是美的破坏者！你们做医生的人不知道悲哀，不知道慈爱，你们只想把人来作试验动物，图博士的称号，图巨万的家财，你们只献媚富豪，你们是贫民的仇敌，你们不把贫民的生命当生命，你们是和人相似

① 靡非斯特，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

的黑猩猩！你们何尝配得上说是人道，何尝配得上说是博爱？“死”的威胁迫在你们的面前，社会的缺陷迫在你们的面前，你们的眼中只是看见铜板！你们和病菌是兄弟，你们该死，该死！——啊，朋友，我无端地骂了你们一场，你别生气罢。我们的生命终久是归你们宰制的，我们是你们的死囚，将赴刑场的死囚谩骂上官是没有罪的，你也不要见罪罢。总之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值得我痛骂——连我自己也在内——不仅是你们医生。

她的瘰癧好了，在大学病院疗治了一个月的光景，她不再去了。但是我的病却是弄假成真。我的神经的确生了变态了。我晚上失去了睡眠，读书失去了理解力，精神不能集中，记忆力几乎减到了零位以下。我读书时读到第二页便忘了第一页，甚至读到第二行便忘了第一行。拿着书便看见她的眼睛、她的睫毛在每行每字间浮动，看见 M 的字母便想到 Madonna^①，看见 A 的字母便想到 Aphrodite^②——不是想到，是她们自己麝到我脑里来。直接的连续，间接的连续，一连便连到无穷，而且非常神迅。制图也没有心肠，实验也得不出效果，毕业试验看看临头

① 圣母玛利亚之名号。——作者注

②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

了，毕业论文也不能不从事准备了，我十分焦躁起来，弄到坐立都不能安稳了，而我却又时常想去看她。到她家前看见了她一次的时候，可以安稳得几分钟，但刚好等她把窗门掩上，我又焦躁起来，筹划着再见她的方法了。遇着她糖饼卖完了的时候我最痛苦，我无法见她，在她的窗下走来走去要走上二三十遍。整整一天不见她的时候也有，那样的时候便要大发雷霆，回家去无缘无故便要打骂自己的儿女。瑞华她晓得我是病了，但她不晓得我的病源，她以为我负着病还每日在学校里勤工苦读，她时常十分尽心地慰贴我；但她愈尽心愈使我苦恼，我觉得她和儿女是束缚着我的枷锁。有时晚上到她窗外去的时候，窗门已经关了，我贴身从缝穴中望进去，望见她在电灯光下或者在缝衣，或者在读报，看她爱抬起头来望着空漠处凝想，我在这时候爱把我自己来放在她思想的中心。有时又看见她家里有客人，遇着是年青的男子的时候，我便非常恼恨。她的祖母就好象幽灵一样，时常在她的身边。她的父亲大概是甚么地方的工人，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才回来。我有点怕见他，我看他在家时，便有糖饼也不买，笔直地通过。一家的家政都是全靠她经理，煮饭、洗衣、洒扫、贸易都是她一个人经理。冬天来了，我看她清晨提铅桶到邻家去汲水，提着一满桶水回家，把脸涨得绯红，我觉得

她是怪可怜见的。她的两手也冻得生了龟裂。我时常想和她谈话，但总谈不上两句话来，她也羞怯，我也羞怯。并且我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我怕日本话不好。我又时常想写信给她通我的心曲，我起稿也不知道起了多少回，但又撕了。有一回我写了一封信几乎纳在她的手中了，但我终究收了回来。我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会使她连现在对于我的一点情愫都要失掉。这是我所不能忍耐的，这是值得我的生命的冒险。我怎么办呢？我有时率性想不毕业，再在 F 市多住两年。但是落第是莫大的耻辱，并且也太累了瑞华。她和我在异邦吃苦只望早早毕业回国去做些事业，我假如一落第，这会使她无面目见人。我是不能落第！但是精神是糜烂到这步田地了！毕业试验渐渐逼迫拢来，而她对于我的情愫又不见些儿增进。她见了我仍是害羞，仍和三月间最初见面时一样。她到底是不爱我吗？她还是嫌我太呆滞了吗？年假中有一次我看见她在看一封信，是西洋信纸写的，她读着露出十分惬意的微笑，这显然是甚么人给她的 love-letter^①了！我这一场发现使我硬定了心肠，我决心不再和她缠绵，我决心准备着试验的工作。但是时候是太促逼了。制图还剩下八九张，论文还全未准备，最苦

① 情书。——作者注

的是实习报告书，暑假中奉行故事地在大阪住了两月，也实习了两个工场，但是昏昏沉沉地如在梦中过了的一样，日记零碎不全，要编造出来真是绝顶的难事。到这时候我的诡计出来了，我记起 K 大学的一位友人恰好同时和我在大阪工场实习，我便写信去要求他的底稿来照抄。制图赶不完的待试验后补缴。我专在论文上准备，从教授领得一个研究题目来从事实验，从早到晚几乎一天都在实验室里，但是脑筋总不清醒，实验总得不出甚么结果。时间好象海里的狂澜一样，一礼拜过了，两礼拜过了，看看临到三月初十，我的论文还没有眉目，我是全然绝望了。十一的一天，学校我不去了，清晨我去看我两月不见的 Donna Carméla，我走到她的巷里，杨柳又正是抽芽的时候，对门的茶花又在开放了。一切都是一年前见她时的光景，而她的窗下不放着糖匣，我是成了再来的丁令威^①了。啊，她是几时搬了家，搬到哪儿去了呢？我在花坛巷里徘徊了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往 H 神社的松原里她站着画过袈裟的地方站立着，天是苍苍的，海是苍苍的，松原也是苍苍的，我也是如象从梦里醒来的一样。我又走到 N 公园，在梦中我们并坐过的崖头上坐着，旧态依然的苍松，旧态依然的苍

① 神话人物。相传他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东。

海，不断地在鼓弄风涛，白鸥在崖下翻飞，樱树已经绽着蓓蕾，但是去年的落花淘洗到何处去了呢？一切都是梦，一切都比梦还无凭。最大的疑问是她对于我的爱情，她的心就好象那苍海的神秘一样，她到底是爱我吗？相识了已经一年，彼此不通名姓，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涩，那羞涩是甚么意思呢？在我是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怕她晓得我有妻子，她怕是已经晓得了罢？落第已经迫到临头。我已受着死刑的宣告，她又往哪儿去了呢？我不能和她作最后的诀别，这是我没世的遗憾了。想到国内的父母兄弟，想到国内的朋友，想到把官费养了我六七年的祖国，想到 H 海岸凄寂地等待着我晚上回家的妻子，我不禁涌出眼泪来，我是辜负了一切的期待！我的脑筋是不中用了，我还有甚么希望呢？我还有甚么颜面呢？卑劣的落伍者，色情狂，二重人格的生活者，我只有唯一的一条路，我在踌躇甚么呢？我从 N 公园穿向铁道路线，沿着铁道路线向北走去，上下的火车从我的身旁过了好几趟了。走到工科大学附近，又穿到海边上来，H 村已经走过了。太阳已是落海的时候，从水平线上高不过五六丈光景的云层中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下来——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红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紧得不能忍耐。苍海的白波在用手招我，我挽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

人的处女红，去追求那睫毛美。……所追求的物象永远在不改距离的远方，力尽了，铅锤垂着我的两脚，世界从我眼前消去了，咸水不住地灌注我，最后的一层帷幕也洞开了，一瞬之间便回到了开辟以前。

自分是已经死了的人却睡在安软的床上，又是一场梦境吗？瑞华坐在床头执着我的两手，模糊间有许多穿白衣的人，我知道是睡在病院里了。我口苦得难耐，我要些茶水，声气好象不是我自己的声音。瑞华把些甜汁来倾在我的口里，大约是葡萄酒的光景。瑞华的眼里我看见有一种慰悦的光辉。我冷得不能忍耐。白衣人们都很欢喜的样子，有一个人对瑞华吩咐了些甚么，都先后退出去了。黄色的电灯，好象在做梦的光景。

我是在昨晚上被 H 村的渔船救起的，当时抬到这大学病院里来，直到现在，人事才清醒了。已经夜半过后了。儿和女听说是托了 S 夫人。

我冷了一会又发起烧来，模糊之间又不省人事了。烧退时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医师说只要没有并发的症候，再将养两个礼拜便可以望好。

第二天午后瑞华去把儿女引了来，病室里有两张寝台，一家人便同住在这里，晚上最后的检温时间过了，儿女们都在别一张寝台上睡熟了。瑞华坐在床缘，我握着她的手只是流泪。

她问我：“你为甚么要这样伤心呢？你是因为不能毕业吗？……这一学期不能毕业，到来一学期不过迟得五个月的光景，没有甚么伤心的必要呢。”

我哭着只是摇头。

——“你怕你跳水的事情传出去不好听吗？这是你近来神经衰弱的缘故，这是病的发作呢。我恨我平时没有十分体贴你，使你病苦到这步田地。”

我愈见哭，只是摇头。

——“别只是伤心罢，烧才退了，医生还怕有别的并发症呢。你是怕有并发症吗？”

我到这时候才哭着把去年春假以来的经过，详细告诉了她。她静默着听到最后，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吻。她说她很感谢我，能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她。她又说开始是她的错误，她不该说她的眼睛好，睫毛好。最后说到毕业的事情，她叫我不要心焦，只要身体好起来，迟五个月毕业也不要紧。她这些话把我的精神振作了起来，我也没有甚么并发症，比医师所预料的早一个礼拜便退了病院。以后我到九月毕了业，毕了业便直接回到上海，在上海直住到今年的正月。那段时期的生活你是晓得的呢。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对于 Donna Carméla 几乎是全然忘记了。

啊，我恨死那跛脚的 S 夫人！她就好象那《Mac-

beth》^① 中的妖婆一样，我的运命是她在播弄着的。Donna Carméla 的住处，是她告诉了瑞华，我才知道。回国以后，她在今年正月写了一封信来报告我们：说是 Donna Carméla 在 F 市做了咖啡店的侍女！啊，啊，看看已经愈合了的心伤，被她这一笔便又替我凿破了！我对于她的同情，比以前更强烈地苏活了转来，我对于她的一年间的健忘，残酷地复起仇来，我又失掉了睡眠，失掉了我的一切精力。朋友，你大约还记得罢？我自从正月以来吃过你多少溴化钾，你大约还记得罢？

咖啡店的侍女——这在上海的西洋人的咖啡店中是有的——在日本是遍地皆是。咖啡店的主人为招揽生意计，大概要选择些好看的女子来做看板，入时的装束，白色的爱布笼^②，玉手殷勤，替客人献酒。这是一种新式的卖笑生活——我的 Donna Carméla 终竟陷到这样的生活里了。我为要来看她，所以借口实习，在四月里又才跑到了这里来。——朋友，请恕我对于你们的这场欺骗罢！——我初来的时候，向 S 夫人问了她的咖啡店，我走去探问她时，她已经在两礼拜前辞了职了。我的命真是不好。

① 《麦克白》，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② 英文 apron 的音译，从胸部一直垂下的长围腰。——作者注

我以后便在 F 市中成了一个咖啡店的巡礼者。F 市的每家咖啡店我都走遍了。我就好象去年东京地震，把儿女遗失了的父母在各处死尸堆中拨寻儿女的尸首一样，我在这 F 市咖啡店的侍女中拨寻我的 Donna Carméla。这两个月的巡礼把我所有的生活费都用尽了。我前天跑到 S 夫人那里去向她借钱，她把她的这对金镯借给了我，叫我拿去当。她的丈夫又往外县去视察去了。她留我吃晚饭，备了酒，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

这位 S 夫人是这 H 村上有名的美人，和我是上下年纪，只是左脚有点残疾。她是因为这残疾的缘故呢，或者还是因为自尊的缘故，我们不得而知，她是素少交际的，和她往来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一个。她的丈夫是一位法学士，在这 F 县的县衙门里做事情。他们没有儿女。他们连和县衙门里的同僚们都没有交际，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和我们非常要好，尤其是 S 夫人，她对于我有些奇怪的举止。

她留我在她家里吃酒，她亲自替我斟，有时她又把我喝残了的半杯酒拿去喝了。她说她年青的时候住家和“游廓”^①相近，娼家唱的歌她大概都记得。说到高兴处，她又低声地唱起来。就在这个状态之下我

① 日本的娼楼。——作者注

向她借钱，她把手上的金镯脱给了我的。

我近来酒量很有进步了。在咖啡店里日和酒色为邻，我想麻痹我的神经。我醉了，忘记了瑞华，忘记了我的儿女，也忘记了她，忘记了她的眼睛，我最是幸福。醒来便太苦了，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

我在 S 夫人家饮了四合酒的光景，醉了。我要走，她牵着我的手不许走：

——“外边在下雨，你也醉了，今晚上就在这儿睡罢。”

我听她把我扶到一只睡椅上睡下。她收拾了房间，把大门掩上，打了一盆水来替我洗了脸，她自己也洗了。她把衣服脱了，只剩下一条粉红的腰围，对着镜子化起妆来。她是背着我跪在草席上的。粉的香气一阵阵吹来，甜得有些刺心。她的头发很浓很黑，她的两肩就好象剥了壳的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她的美是日本人所说的一种娼妓美，鸡蛋脸，犍肩，颓唐的病色——从白粉下现出一种青味，颜面神经要一分也不许矜持。她一面傅着粉，一面侧转头来看我。她问我：她比我的 Donna Carméla 怎样？我装着醉没有答应她。她装饰好了，起身铺起睡褥来，被条是朱红缎面的新被，她说这缎面便是我们送她的，今晚上才盖第一次。她走来看我，又走去衔了几粒仁丹来

渡在我的口里。我微微点着头向她表示谢意——但是我的心里实在害怕起来，我在筹划今晚上怎样才可以逃脱她的虎口。她坐在睡椅下，把两脚伸长，把右手的上膊擎在我的胸上，她的脸紧紧对着我。她说我那样迷着 Donna Carméla，她不心服。Carméla 就只一对眼睛好，但是没有爱娇。她最后说她才不久看见 Carméla 梳着“丸髻”^①了。她说她往车站上去送朋友的时候，看见她和一位商人风的肥黑的大汉坐在二等车里，她的老祖母在车站上送行。车要开的时候，她的老祖母对她说：“到了东京，快写一封信回来。……”我听她说着这些话，心里就象有尖刀刺着的一样。她还说怕她是成了那位商人风的大黑汉的外妾了。——啊，妖婆哟！你要把我苦到怎样的地步呢？但我在装着醉，我尽她说，尽她殷勤我，我一点也没有发作，我知道她是在燃着了，她抱着我，她说她怎么爱我，在心里想了我四年。她叫我脱了衣裳去睡。我一点声息也不作，一动也不动，只是如象死人一样。她揉动我，催促我，看我不应，她又把冷水来冰我的额头，把仁丹来渡在我的口里，我只把口张着，连仁丹也不咽一下。她窘着了，甚么方法都用尽，而我只是不动，她最后把了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身上，

① 这是日本女子已婚的证据。——作者注

她好象失望了的光景，她独自去睡了。……睡不一会，她又起来，又来作弄我，她最后在我大腿上扭了一把，叹息了一声，便把电灯灭了。我在心中不禁暗暗发起笑来。

我现在在甚么地方，我在甚么状态之下写这封信给你，你总不会猜到罢？我把S夫人的金镯当了五十块钱，我现在坐在往东京的三等车里，火车已经过了横滨了。地震的惨状不到横滨来是想象不出的。大建筑的残骸如象解剖室里的人体标本一样，一些小户人家都还在过着天幕生活。我在这外面的镜子里照出了我自己的现形，我自己内心中藏着的一座火山把我全部的存在都震荡了。我的身体只是一架死尸，火车是我的棺材，要把我送到东京的废墟中去埋葬。我想起我和瑞华初来日本时，正是从横滨上岸，那时四围的景物在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外光中欢迎我们，我们也好象草中的一对鹿儿。我们享乐着目前的幸福，我们计划着未来的乐园，我们无忧，我们轻快。如今仅隔十年，我们饱尝了忧患，我们分崩离析，我们骨肉异地，而我更沦落得没有底止。废墟中飘泊着的一个颓魂哟！哭罢，哭罢！……窗外是梅雨，是自然在表示它的愁思。

我随身带得有一瓶息安酸，和一管手枪，我到东

京去要杀人——至少要杀我自己！

我最遗憾的是前年在她门上揭下来的两张字条在我跳海时水湿了，如今已不见了。一年多不见，她的姿态已渐渐模糊，只有她的眼睛，她的睫毛，是印烙在我灵魂深处。我今生今世怕没有再见她的时候了！平心想来，她现在定然是幸福，至少在物质上是幸福。她坐二等车到东京来作蜜月旅行，在现在这一瞬间，或者是在浅草公园看电影，或者是在精养轩吃西餐，她的心眼中难道还有我这嚼糖块的呆子存在吗？可怜瑞华写信来还要劝我和她结婚，我真好幸福的 Don Juan^①哟！……

好了，不再写了，坟墓已逼在了我的面前。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出版的《东方杂志》22卷4号）

①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一位风流人物，转变为“花花公子”之意。拜伦有长诗《唐璜》一首，以之为主人公。——作者注

秦始皇将死

秦始皇又发了羊儿疯，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岁的那年的七月，他带着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巡游了云梦会稽琅邪和芝罘之后要西回咸阳，正在渡着旧黄河的平原津的时候。因为时当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两侧安置着有两个巨大的青铜冰鉴^①，盛着有很多的冰块。他正和着几位亲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欢的《仙真人》诗，突然倒了下去，后头打中在一个冰鉴上，把冰鉴打翻了，四处都溅的是冰块。

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可怜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残废者。他幼时是一位软骨症的孩子，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了来别人说他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和豺狼一样。^②仅仅这样的一点残废，倒还没

① 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称为冰鉴，这样的古器在现今都还有遗存的。——作者注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尉繚说：“秦王为人蜂准，长（马？）目，鸷鸟膺，豺声。”第三项今称鸡胸，是软骨症（Rachitis）的特征。——作者注

有什么，但他还有一种残疾在他的脑膜里面，自壮年以来便时时有羊儿疯的发作，近来是发作得愈见厉害了。

因为小时便有残疾，他是被人娇养惯了的。而且有了这些残疾，虽然做着元首也没可奈何，其结果是诱导出了两种反常的行为：一种是仇视别人的健康，养成了嗜杀的暴虐性；另一种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们的欺骗。

他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诗，突然为发作所袭，便倒了下去。

宦者们是习惯了的，看着他的脸色翻白，嘴唇转青，口中涌着白泡，和死狗一样在四溅着的冰块中横陈着，倒也没有人惊惶，大家反觉得只有这一刻时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样，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颐向上点着作招呼，意思是说：羊儿疯又发作了。

他们把冰块收拾了，把失了意识的秦始皇扶着，不一会也就渡过了黄河。

平常每发作一次，大抵只有得两刻工夫便可以恢复，恢复之后就和一觉醒来的一样，倒也没有什么异状，然而这回的发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便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转来，醒后总是呕吐，诉说着头痛，晕眩，发烧。

同路当然是有一批御医的。那些骗鬼的医生，甲

走来讲了一篇阴阳五行，乙走来讲了一篇大鱼为祟，丙要治标，丁要治本，闹得一个乌烟瘴气，但他们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来调治，不要再赶着归路。然而秦始皇却没有听他们的话，他命令宦者们把他扶上了温凉车，叫一行人兼程地前进，从此以后他就没有下过车来一步了。

他睡在车上被摇动着，头痛得愈剧烈，呕吐愈见地频繁，热候愈见地增高，他自己感觉到了这一次会再没有命活，以刚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泪来。说也奇怪，这眼泪似乎浸润了他那槁暴的良心，竟有类似忏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脑筋中往来起来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残疾的不值半文钱的庸人。我全靠我父亲的本领得到了秦人的基业，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时候仅仅十三岁，不是有我父亲做了十几年的相邦^①，招集了天下的贤士，充足了秦国的兵食，我那儿就能够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亲自己毒死了！”

他这时的心目中的父亲便是他的真正的父亲吕不韦，是他在即位后的第十二年上所赐死了的。死后已经二十五年，他偶尔也有想到他来的时候，但总是

① 相邦即相国，因汉人避刘邦的讳，才改邦为国。——作者注

怀着忿恨，觉得他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恶人，奸了他的母亲，还想篡他的王位。这回这样地怀起了他的恩德来，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亲本来是我父亲的爱人，是有权势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庄襄王）替他夺了的。父亲后来又要和母亲发生关系，这本来是正当的，我为甚么要妨害他们，甚且把我两个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抛出宫墙外碰死了？可怜还有那位嫪毐，他本来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为不好说那两位兄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便诬枉着他，硬说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杀了，还连累了好些人。

“唉，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几个人，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侧目，连我左右的人几时要谋害我都是难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吗？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后便国破家亡吗？我的统制的效果是在那里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讲阴阳五行神仙妖异的方士，他们成群结党的来欺骗我。……最混蛋的是那个李斯，焚书坑儒这两项亘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干的，干了的罪名乐得我来承担，而他自己仍然带着一个周公孔子的面孔。妈的，我真

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大黄瓜啦！……

“假使我的父亲（吕不韦）不死，他是绝不会让我做出那两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几年我也不会干出那样的蠢事，赢得一个千秋万岁的骂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一死，天下便会动乱起来，千秋万岁后的人也都会骂我。我相信千秋万岁后决不会再有我这样的一个人，来干统制思想的这样的蠢事。妈的，天下的书你那里烧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算烧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么？你乐得做一群鬼方士们的傀儡！呵，妈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么没有叫他早死？妈的，我这狗彘不如的吕政，你怎么又没有早死几年呢？”

“李斯那家伙，他勾结起一些方士来骗我，装着一个忠诚的样子，谁知道他怀的是什么鬼胎？我的大儿扶苏早就劝我疏远他，但我反听了他的话把扶苏遣去戍边去了，把蒙恬疏远了起来，十几年都没有让他回朝。在二十几年前还杀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韩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妈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离开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群狗党。我现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们是在干些什么鬼事呢？……”

本来人在患着热症的时候，大抵是要起一种“喜坡哄屈里亚”（Hypochondria）的现象的，便是神经

过敏，过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觉得是死到了临头的一样。秦始皇睡在温凉车中，在他有热候的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要说是和这种现象相当也未尝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确是很沉重。看他前后所起的征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个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Meningitis tuberculosa）。他在巡游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厉害，血色也不好，时常便闭，特别是睡眠不能安稳，时常梦见些海产的怪兽怪鱼来和他打仗。结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来是不健全的脑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时候又有羊儿疯的发作，而头又跌打在了青铜冰鉴上，大脑与脑膜和前头骨生了冲击，结核菌的威势乘着这外伤便突然地急进了起来。这是不治的病，大约在两三礼拜之内便要死，秦始皇帝实在是得到了这死的预感了。

在头一两天，热度虽然高，但意识还清醒，李斯赵高等虽然屡次劝他息下来在途中将养，但他没有听从他们的话，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进，连夜间都不准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赶到咸阳把扶苏召回来付以后事。他晓得扶苏一回来，一定是要除去李斯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识便有点昏蒙起来了。他更预感到他会赶不到咸阳便要丢命。他便背开了人，自己亲笔写了一封木简的手诏给他的长子扶苏：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不幸归途疾发。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连丞相李斯都没有让他知道，只叫管符玺事的赵高把木简拴好了，盖上了封泥，赶快派专使送到上郡去。从此以后他便陷入于昏睡状态里去了。

热度照常是高，在车上滚来滚去地睡不安稳，颈子是硬直着的，牙齿不断地锯着，两个膝拐弯起来总是没有拉直过。杀人如麻，威加海内的这位大皇帝，到了这田地也委实可怜。他时而好象安静得一下，但时而又突然发出呖语来。

“父亲，父亲，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啊，燕太子丹，荆轲，田将军，你们把头首顶在你们的颈上去罢，不要那样骇人。……两位小弟弟，你们口里为甚么流血？呵，鼻子里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怜的，是谁把你们打伤了？呵，你们的脑浆子是破了的，脑浆子也在流呵，怪可怜的。你们……你们不要一次那样多的人涌来打我啦，哦，你们有四百六十几个！……你们怪不得我，你们去找李斯，你们去找李斯。……你们要放火？要烧阿房宫？要烧死我？赶快把你们手中燃着的竹简息掉罢，那不是书吗？

……你们怎么要拿来烧了？那不是书吗？……”

象这样没有联络的一些呖语，使一些亲幸的宦者们个个都害怕，不愿意和他同车。在第四天上他们率性各自乘了几乘车在前后左右跟着，让秦始皇一个人在那温凉车里瘫着。

秦始皇就这样在半死半活的状态中被人遗弃着的时候，他所预感着的阴谋在李斯赵高之间却活跃了起来。赵高把始皇写给扶苏的手诏扼着没有发出，他主张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来，把那诏书的内容完全改换了。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可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他们在这通假诏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连“正”字都要避讳，正月是改称“端月”。他们却用了“匡正”这个动词，故意来犯讳，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气，使扶苏和蒙恬不得怀疑。他

们把诏书改了，但也不敢立地发出，怕的秦始皇万一会恢复转来。他们照常是昼夜兼程着，在昼间要打间的时候，总要去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见他时常在痉挛的状态中，但到第五天来呈出了麻痹状态了。身体的痉挛缓和了下来，呓语也不发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瘫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点不整的气息之外，和一条死尸全无差别。乌鸦对于尸臭特别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几天它们早就要闻着。每逢秦始皇的温凉车一停，总和李斯赵高要来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样，乌鸦也时而飞来在他的车顶上盘旋。乌鸦的叫声和李斯们心中的笑声是唱和着的。

就那样在第五天的夜里赶到了沙丘^①，大家都赶得很疲乏了，以为纵横秦始皇是没有知觉的，便不约而同地主张在沙丘过夜。

在沙丘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赵高两人跑去把温凉车打开来，看见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经硬得来和石头一样了。

结核性的脑膜炎论理是要支持三两礼拜的，但秦始皇为什么那样早死了？这除胡亥一个人而外，连李斯赵高都不知道。不用说当时也没有人验尸，自然

① 今河北广宗。——作者注

更说不到尸体解剖。假如是在现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发现出秦始皇的右耳里面有一条三寸长的铁钉的。

1935 年 9 月 2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5 年 12 月
东京出版的《质文》杂志第 4 期）

齐勇士比武

一

古时候齐国的即墨有两位勇士，一位住在城东边叫东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边叫西郭勇士。

两位勇士都是好勇斗狠的，但他们两人不怕同生长在一个地方却从没有见过面。

因为自从他们独霸一方以后，他们的部下便故意让他们规避起来，怕的是一接了头要消灭了一边的势力。

二

不久齐国遇到大难。

燕昭王报仇，把齐国打破了，只剩下即墨和莒这两座城池未下。

两位勇士都很奇怪，他们平时在决斗上尽管勇敢，但临到国家危殆的时候却不肯去打仗，他们都逃

起了难来。但别的人逃难都逃进了城，他们却逃向海边去了：因为怕进城去彼此碰了头。

大约是运命在和他们作弄吧，不期而然地他们都逃到了青岛。

三

两位勇士都是喜欢喝酒的，而且喜欢养狗，他们一出门总有好几条狗跟着，更有好几位部下背着硬壳葫芦。

时候是在夏天。

他们有一天终竟在海岸上碰头了。

两人虽不相识，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识的。

那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东郭勇士来了！”

这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西郭勇士来了！”

两位勇士都不免咬紧了一下牙关。

四

东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西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五

两人各各带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边的沙岸上坐下了。

部下们各把葫芦解了下来。

但当两人在对斟对饮的时候，部下们却不约而同地，阴一个，阳一个，逃走干净了。

两人的周围只剩下互相敌视着的狗们。

六

酒饮了几葫芦，两边都有点醉意了。

东郭勇士说：“可惜你没有下酒菜，我也没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说：“其实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

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不着再脱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边上，盐水是不会缺乏的。

两个人各把匕首抽出来了，你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我在你的身上切一片

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

七

酒还没有喝完，两边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

忠实的狗们替他们行了葬礼。

东郭的狗把西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西郭的狗把东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狗们的下落呢？后来通同被燕国的兵士所屠杀了。

1936 年 3 月 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4 月《文学丛报》诞生号）

月 光 下

—

孩子已经埋在土里了。

帮忙埋葬的两位老百姓荷着锄头已经回去了好一会，天空一片暗黑，只有东边的地平线上有增涨着的光潮，预告着月亮在准备出土。

丝毫风息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声音，四围的林木和稻粱在整天的炎热之下刚好渡过了来，依然还不敢喘气，炎热的余威明明潜伏在近处，说不定那月光的前驱怕还是太阳的残辉啦。

只有逸鸥的耳里时时听着凄凉的孩子的呻吟，那呻吟好象从远远的卫生所里面传来，也好象是从近近的小土堆里吐出，——这小土堆，这把孩子的尸骸掩藏着的小土堆，恨不得一抱抱回去，就和孩子裹在毛毡里那样的呀！

——真是奇怪，自己总以为会比孩子们早死的，怎么这个被结核菌已经烧枯了的身子偏支持了一年

多，活鲜鲜的嫩苗仅仅五天工夫就死掉了呢！

逸鸥坐在那小土堆前面的草地上，头垂复在两只撑在膝盖上的手里。大小不相应地成了小土堆前的一个石狮。

二

月亮从云头进出来了，差不多快要整圆的一个月亮。但有一朵稠黑的云头从相对的一边天壁涌起，微微的在闪着电。

虫子的声音胆怯地在草丛里开始晚奏了。

几条粗细不等的光线，筛进了竹林来，投射在这人形的石狮头上。

假使没有另外的几条更粗大的，眼却不能见的线，同时来牵引着这石狮，他怕始终是不会动的吧？但那戴着英国式的米色盔帽的头，终于抬起来了，正受着透射进来的月光，洼陷着的两眼有点发红。两面的颧骨突露着很明显的轮廓。脸，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痉挛。

右手探寻着旁边的一条竹根杖，逸鸥终于站立起来了。中等以下的小巧身材，穿着的一套米色西装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样，记载着五年来的抗战的历史。它们是在五年前和它们的主人一道流亡到这陪都郊

外的乡下来的。

逸鸥背着月光，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静立着。

——“你这小坟堆，我真想把你抱着，一抱抱回去呀，就给用毛毡裹着我的仪儿一样。”他心里又起了这个执拗的想念，以下便发出了声来。

——“也好，仪儿！你安静睡吧。我想你睡在这儿，比睡在你肺结核患者的爸爸旁边，比睡在你劳瘁得和纸扎人一样的妈妈旁边，总要舒服些吧。没有蚊子再来咬你了。……也不会再有什么病痛和饥寒来苦你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

——“仪儿，你爸爸反正不能长久保护你们的，不仅不能保护你们，反而要害你们。你妈妈也的确是太劳瘁了。抗战以来一年一个地生育了你们姐弟三人。由南京武汉而重庆，不断的在烽火中流离，衣食住都赖她一个人料理，现在还要服侍着我这个痼病的爸爸。仪儿，你是疼惜你妈妈的，你现在安安静静地睡，也用不着再要你妈妈替你打扇了。……”

似乎有想流眼泪的意思，但只如那人人都在望雨的天空，却仅空空地闪了几下电。

象浓烟一样涌起的稠云，也象浓烟一样，消散了。

月光在唱着胜利的歌。

三

瘦削的人拖着一条很瘦长的黑影在稻田埂上移动，黑影似乎很重，就好象一匹瘦削的马拖着一尊平射炮上坡。

竹根杖很义侠地在回答着青蛙们的鼓励：“对的，对的。我一定要帮助他到底。”

从稻田拖到了一条小河边，在被水冲坏了的岸边上拖，好容易拖过了一条长长的石桥，又经过了一段稻田，折进一座坐西向东的农家院子里去了。

黑影掉了头，拖的人好象是嫌其太重，又在向前推，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间厅堂前面，月光没有照到的地方，黑影也卸下来了。

四

这儿便是逸鸥的家。

他喘息了一会，左手把头上的盔帽揭了下来，顺便用袖筒拭去了额上的汗。

厅堂里没有点灯，待他一跨进门限，却又有微弱的呻吟窜进了他的耳里。

这呻吟不是从卫生所那样远的地方来的，也不

是由那卫生所旁边的竹林里来的，而是来自厅堂右手的房里。

他匆匆地走进房去，房里更加黑暗，在他眼前差不多什么都没有看见。进门不远处横着一把竹制的睡椅，虽然瘫着手等他去碰，却没有被他碰着。

呻吟是从那后首的一间大木床上发出的。他从逼窄的隙道走向床边，在黑暗里习惯了的眼睛看出了眼前的景物来。他看见他的夫人坐在一个小竹椅上，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睡熟了的大女儿抓背。床的这一头，“大”字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个孩子。他把竹根杖倚在床柱边，连忙去抚摩孩子的额部，烧还没有退。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坎肩，露骨的两腿和腹部都袒露着，他顺手把旁边的一个布片拖来了掩在他的腹上。

——“他要给你揭开的，他不盖。”母亲带着哭泣的声音说。

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来便把布片揭掉了。

逸鸥无可如何地伫立了一会。

——“你怕还没有吃饭吧？”他问他的夫人。

——“什么也吞不下啦。”哽咽着继续说：“刚才珍儿闹着要去看他阿仪弟弟，我拿了一个烧饼谎着他，把他哄睡着了。”

他的夫人在卫生所看护仪儿，看着孩子死了，在

下半年又才把逸鸥换去办理了掩埋的事情。

逸鸥也是连中饭都没有吃的，但他并没有感觉有这样的需要。

有蚊烟香的熏人的气息。

——“你上床去睡吧。这蚊烟香熏着，俊儿也会难过。”逸鸥这样说着，把帐钩上挂着的火柴匣取来，擦燃了一枝火柴。接着把床头的一个书案上的菜油灯点燃了。

逸鸥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用葵扇扇了一下蚊子，把蚊帐放了。罗纹的方形蚊帐，和主人的脸色一样呈着灰暗的颜色。

逸鸥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挂在了床前靠壁的衣架上，把米色上衣也脱了下来挂好，顺手又把床下燃着的蚊烟香灭了。

书案上有七零八落的书籍和文件，也有小儿吃的药瓶和豆浆瓶。一束信件和报纸吸引着他的视线。这是每天下午他所服务着的一个机关里要给他送来的。

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的陪都的报。他最关心的是欧洲方面的战争的消息，其次是他喜欢的文艺栏。他把绳子解开了，但把报推在了一边，却先拿起了两封信。

一封很厚实，他连忙地打开了来，里面却抽出了

一束钞票，外边裹着几张信笺，粗大的字迹。

逸鸥：

今天城里送了一千块钱来，是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送给你做医药费的，望你收下，把收条写好寄去。

此事望你不要固执。朋友们都很关心你，保委会也完全出于诚意。这对于你作家的清高是丝毫不会损坏的。望你千万不要固执。

祝你阖家都好，小朋友们的病好了吗？

佟 烽 7月27日。

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为他请求奖金的事情本酝酿了很久，但因为顾虑着他的洁癖，友人们颇为踌躇。最近因为两个孩子病了，朋友们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顾虑，替他把这一件事体办妥了。

佟烽说的话，在逸鸥感觉着有不得不依从的义务。他是逸鸥的畏友，也是所服务着的机关里面的主管。逸鸥虽然卧病了一年多，但机关里面，并没有要他离职，他的业务由朋友们替他分担了。因此他特别爱他的机关，也特别对于佟烽怀着敬慕，但他还是在踌躇，他把信和钞票推在一边，又把第二封信取出来看。

这是一座大学的图书馆催缴书籍的信。两年前了，他曾经向那图书馆借了六本书。不幸在城里的机

关被炸，那些书连同自己的书物一道烧毁了。

这信引起了他的极深重的责任感。信上说：“该项书籍目前在坊间无法购置，急望缴还以便参考。”——这怎么办？无法购置的书，怎么缴还法呢？他把眼光移到那钞票上去了。

又是一阵孩子的呻吟声。他把头掉过床那边去，突然看见映在蚊帐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连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惊。

一种危险的思想象闪电一样在眼前闪了一下。

他看着床栏上套着一根麻绳，捆行李用的，不十分粗。他起身去抚摩了它一下，随着走到床前把蚊帐揭开来，看见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抚摩着孩子的肚腹，依然在流眼泪。

他又把蚊帐放下，退转来了。

倒在睡椅上躺着，开始在考虑一千块钱的用途。

五

一千块钱！可来得真好，接受了吧。

六本书本来是并不怎么名贵的文学书，在战前的价格顶多不过十块钱吧，但在目前怕要管两三百块钱了。是的，这是应该偿还的。就赔偿三百块钱吧。

书实在值得宝贵，自己就因为不善利用书，误过

一批小朋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①我前年在儿童剧社讲过这首诗，把“田田”两个字讲错了。我以为田里种着荷花，一个田又一个田的。后来无心之间翻到《辞源》，才发现这是形容荷叶之多。这是应该向小朋友们赎罪的。就送他们一部《辞源》吧。小型的，正续两编三册，时价怕要值两百块钱吧。好的，我就送他们两百块钱，让他们买一部《辞源》。

仪儿在的时候，本来是说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现在仪儿是已经死了。我多谢保育院的厚意，答应我的仪儿入院。假如我要替他置备衣物怕至少要费五百块钱吧。我就作为仪儿还在的一样，把五百块钱捐献给保育院吧。

六本文学书三百，小型《辞源》一部二百，捐献保育院五百，这已经是一千块了。但怎么办呢？今天掩埋仪儿的用费，向房东借了四百块钱还没有偿还！

一切都只好拜托佟先生了。一千块钱的处置只好拜托他，四百块钱的偿还，也只好拜托他了。

我现在只有拜托他，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① 见《乐府诗集·江南》。

六

他从睡椅上又撑起来了。走到书案旁边，找到了一张旧的原稿纸。只有插在铜套里面的一只小楷鸡狼毫保持得十分润泽。笔蘸在墨盒里了，一点一画地写出了秀丽的字与行。

佟烽先生：

我感激你。一千元，我就照你的意思领受了，可我要恳求你几件事。

一，我前年借了××大学图书馆六本书，不幸在城被炸，焚毁了。今受该馆来函催缴（原函奉阅），无法缴还。我恳求你由这一千元内拨三百元寄去，以作赔偿。

二，未病前曾为儿童剧社讲书，讲错了“江南可采莲，莲叶荷田田”的“田田”两个字。误了小朋友们，至今耿耿在心。我恳求你拨二百元献给该社，以作购置小型《辞源》之用。

三，仪儿已于今年夭折，仅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生前承你关心，已约好送保育院，可不幸已经夭折了。我作为仪儿还是在生的一样，恳求你拨五百元献给保育院，并以报答保育院允我寄托仪儿的厚谊。

四，仪儿死去，掩埋费用了四百元，系向房东告贷。我现在手中不名一钱，恳求你用你自己的钱为我偿还，我是感德无量。

以上种种请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谅我，你也一定能够答应我。

祝你永远康乐。

逸 鸥 27 日夜半。

他把信写好了，把钱和各种文件同装进一个大信封里，把信封面也写好了。

封面上写着：“留呈 佟烽先生。”

危险的想念不断的在眼前闪电。他在信中虽然一字也没有提到，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帐上的黑影一样，是十分鲜明的。

他是想踏进那未知的世界里去，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还要连同着他的妻，他的还活着的一对儿女。

麻绳诱惑着他，他又掉过头去，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惊。

七

——“珍儿的爹，你睡了吧。”他的夫人从蚊帐中叫出，“你的病再闹翻了，又怎么办呢？”

他又想哭了，但眼睛却很干涩。

把信来揣在裤包里，率性把菜油灯吹熄了，退在睡椅上躺着。

他是在等待，等待他的夫人睡熟，但他那疲倦不堪的身体却没有听从他的意志。

月亮从后壁的顶窗上照进了房里，斜射在衣帽架上，就同活物一样，在慢慢地移动。

逸鸥好一会都没有动静，等他的夫人下床来，替他把头上挂着的小圆帐轻轻地放下来罩着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觉察。

虫子的声音不断地在四处叫。

1941 年 7 月 29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42 年 10 月 15 日

桂林《人世间》第 1 卷第 1 期）

波

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武汉准备撤退前的第二天，有好几艘疏散市民的轮船，都在这天的清早，先后离开了码头向上游驶去。

这一只在平时充作轮渡使用的老船拖着满身的难民和行李，喘息着在江面上匍匐，匍匐，好半天了，但离武汉还不很远。

二

尽管是怎样的没有秩序，船一离了岸，上船时那种不可名状的骚乱镇定了下来，人们在逼窄的隙地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爱说话的人把话匣子打开了。

本来是有相熟的同路人自不用说，便是陌生的人只要座位邻近便自然构成出一个个的社交环境。

话题是复杂多样的，抗战建国的前途，武汉三镇的命运，日寇的暴行，我军的勇敢，国际的同情，乃至油盐柴米，离合悲欢之类，就给水里的波澜一样，这边平了，那边起来，一个接上一个，一个掩盖一个，为那轮船底机音，那单调的独唱，构成着一片复杂混茫的伴奏。

谈倦了，斜倚在行李上或靠着船壁上便打起盹来，谈饿了，船上是没有饮食的配备的，用意周到的人便把随身带着的干粮和水瓶取出来吃喝。这些是间歇音符的一部分。轮船的机音始终没有停止，其它的伴奏也始终没有停止。

时而有小儿的尖锐哭声，这金属性的洋唢呐，正从船尾甲板上的一角又高举起来了。

三

一对年青的夫妇，坐在后甲板的一只角落上，那儿有一面小方格形的木阵，要比甲板高过一尺光景。

男的穿着一件日本式的学生装，是紺青哔叽的，连铜制的钮扣都还没有换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年纪不过二十五六，身材细长而脸色苍白。

女的要年青些，人也矮小，没有化装的素脸，小

巧而带着暮黄色，两边的颊上隐隐呈着褐色的晕斑。剪得短短的头发，高齐领缘，也毫未加以修饰。

两人都很寡默而带着焦躁，和年龄不相应地。

女的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男孩，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小猴儿一样的面孔，时时发出神经性的哭声。

两人太没经验了，也怕因为走得太仓猝吧，干粮和饮料丝毫也没有带。船已经走了大半天，两人都在为着饥渴而煎熬着。

更加不好的是婴儿要吃奶。

本是不足的母奶，因为饥渴，又加上心焦，很快地便被吸空了。一对橡皮嘴子一般的奶头，换来换去地把给婴儿咂，自无补于刻刻增进着的婴儿底饥饿。

婴儿不断地号哭。

年轻的父母只好换来换去地抱，抱也无济于事。哭得令人不耐烦了，便开始在心里互相埋怨，继而竟发出了声来，带着北边的口音。

——“早知道这样，留在汉口好了，反正是该饿死的！”男的埋怨着，这时候哭着的孩子是在他的手里。

女的埋着头没有理会。

——“明知道船上是不会开火的，干粮一点也没有带。买得听罐头牛奶也好啦。”男的在自言自语中，多少还含得有一些商量的口气。

——“你真有先见之明!”女的抬起了头来，愤愤地抗议着，又把哭着的孩子夺过手去；一面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一面又继续着说：“你这小东西，你把我磨死就算事。”

——“谁个要磨死你啦!”男的也愤然起来了。

——“你天天在外边跑，怎么不买一点呢?”

——“钱是在你手里的，你要惜着用啦!”

——“不知道你究竟有多少钱哟!”

男的经这一反诘也就忍耐着沉默了。

——“我们那一千块钱呢?”停一下他故意用日本话来说了这一句。

——“缝在孩子的这斗篷里面了。”她很勉强的也用日本话来回答，并指着孩子身上穿的一件红色的小棉斗篷。

含着空奶头的婴儿，大约以为是受了欺骗吧，哭得可是更加火烈。

四

突然有飞机的拍音，隐隐从空中传来。

全船的人就象感了电一样，说话的也把话停了。

这时小儿的哭声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坐在近旁的一位老婆婆念起佛号来，一面念着，一面也在戟指

怒目地禁止小儿不要哭。

拍音愈来愈近，船上的空气愈见紧张，而啼饥的小儿的哭声也愈见火烈。

这可犯了众怒了，有好些急躁的人便向那对年青的夫妇唬吓了起来。

——“你们老是干涉，小孩子哭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飞机上那里听得见！？”留学生含着敌对的意思这样说。

——“造孽的！”旁边的那位念佛的婆婆发言了，“鬼子的飞机上是有听话筒的，下面的什么声音都听得见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另外有一位猛凶凶的男子闯上前去。“一定要那小杂种哭吗？我要给你丢下水去！”

说着，他出其不意的便从那女子手中夺了过去，那对年青的父母连抢也抢不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便被那凶汉投进江里去了。

母亲惨叫了一声，立地想越过船栏跳下江去，却被他的丈夫死死地抱着。

——“不要抱着我，快打救孩子！快打救孩子！”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红斗篷在波面上浮起了一下，很快的又被卷下去了。

——“呵，孩子，孩子！我的孩子！”母亲发狂

般地大呼而挣扎，可是她的丈夫仍死死地把她抱着。

——“嘘！”大部分的人都在嘘。——“嘘！”

——“率性把这两个家伙一道掼下水去！”又有暴躁的声音这样说。

——“你们这些造孽的，没作声呀！”念佛的婆婆也在生气，“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为什么老是死死抱着我呢！”不断的挣扎着的母亲，也渐渐衰弱下来了。

丈夫呈着一个极其悲惨的面容，始终没有作声。

五

紧张了好一会，飞机的拍音渐渐低了，远了，卒至听不见了。

大约是敌人的侦察机飞来侦察了之后又飞转去了，再不，便是转换了方向。

大家都抽了一口气。

念佛的婆婆又雄辩起来了：“还是观音大士有灵有验，我们的菩萨供得高。观音大士只要把眼睛一抬，敌机就要飞转去的。你们还不晓得哟，前一回日本鬼子炸长春观，下一个蛋来正对着观音菩萨的头，我亲眼看见观音菩萨伸出手去把炸弹接着，又扔回

去，便把日本鬼子的飞机打下来了。”

年青的母亲还在抽咽着。

——“这位女太太，”念佛的婆婆转向着她，“你不要伤心了，你的孩子虽然丢了，但他打救了一船的人，打救了你两口子，观音菩萨会保佑他啦，一定要收他去做金山童子。你们还年青，明年他就会转胎来的啦。”

年青的母亲依然抽咽着。一两刻钟前还在发噓的利己鬼们，现在好象都为孩子的母亲悯然起来了，连那位凶手大约是天良发现，或许也怕是害怕那父亲报复，在未经注意之间，也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抽咽了一会，突然又号啕痛哭。

拥抱着她的丈夫结局是打破了沉默：“不要哭了吧。我们也不怨恨谁，只怨恨日本鬼子残暴，只怨恨我们中国人没有教育。成千成万的儿童都被日本鬼子炸死了，我们的孩子也等于被日本鬼子炸死了的。不要紧，我们还年青，我们要报仇！……”

——“你们不用说也是有钱的人啦。”念佛的婆婆插了一句。

经这一句的插入，母亲的痛哭突然止住了。

——“你说什么？”她漠然的发问。

——“你们是出过东洋的人啦，有的是钱，到了

四川重庆总是有办法的。”

——“哈哈，有趣！哈哈，有趣！”年青的母亲突然大笑了起来。“我们有的是钱，给娃娃一道带走了！给娃娃一道带走了！哈哈，有趣！有趣！给娃娃一道带走了！……”

差不多就和那念佛婆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样，这年青的母亲从此便老是念着这几句：“哈哈，有趣！有趣！给娃娃一道带走了！”

六

这一对年青的夫妇到了沙市便登了岸。

女的老是笑，老是念那两句单调的话。

男的呢？也老是扶着他的夫人，一直是沉默着，沉默着。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1942年7月1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2年7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